



列傳第三十八

金史一百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孟鑄

宗端脩

完顏閭山

路鐸

完顏伯嘉

米虎筠壽

張煒

高竑

李復京

孟鑄大定末補尚書省令史明昌元年御史臺奏薦為戶部
員外郎李獻可完顏掃合太府丞徒單繹官籍監丞張庸
右監巡使查禮部主事蒲家振壽戶部主事郭訖應奉
林文字移刺益中都監趙嵩尚書省令史劉昂

鑄牛一人皆剛正可用詔除獻可右司諫掃合磁州刺史
繹秘書丞庸中都右警巡使兼彰國軍節度副使振壽治
書侍御史蛻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益翰林修撰高都本
丞昂戶部主事鑄刑部主事累遷中都路按察副使南高
副留守河平軍節度使泰和四年入爲御史中丞召見於
香閣上謂鑄曰朕自知卿非因人薦舉也御史責任甚重
往者臺官乃推求細故彈劾小官至於巨室重事則畏徇
不言其勤乃職無廢朕命是歲自春至夏諸郡少雨鑄奏
今歲愆陽已近五月比至得雨恐失播種之期可依種麻
菜法擇地形稍下處撥畦種穀穿土作井隨宜灌溉上從

其言區種法自此始無何奏彈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
過惡其文略曰京師百郡之首四方取則知府執中貪殘
專恣不奉法令白奉聖州罪解以後怙罪不悛蒙朝廷恩
貸轉生跋扈雄州詐奪人馬平州冒支已俸無故破魏廷
碩家發其冢墓拜表以調薦不赴祈雨聚妓戲嬉毆詈同
僚擅令住職失師帥之體乞行黜退以厭人望上以執中
東宮舊人頗右之謂鑄曰執中麤人似有跋扈者鑄曰明
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上悟詔尚書省問之泰和五
年唐鄧河南屢有警議者謂宋且敗盟六年正月宋賀正
旦使陳克俊等朝辭上使鑄就館諭克俊以國家涵容之

意果不詳此旨恐兵未可息也使以上言達宋主章宗奉
無意用兵故再三諭之鑄論提刑司改按察司差官覆察
權削望輕下尚書省議參知政事曹鉉奏乞差監察特即
別遣官借往更不覆察諸疑獄並令按察司從正與決庶
幾可慰人望從之永豐庫官不守宿因而被盜上召登聞
鼓院官欲有所問皆不在上諭鑄曰此輩慢法如此御史
臺所職何事也復諭御史大夫宗肅及鑄曰朕聞唐宰相
宿省中卿等所知也臺官六部官其餘司局亦嘗宿直今
尚書省左右司官宿直餘亦當准此八年除絳陽軍節度
使至寧元年復為御史中丞死石烈執中作亂召鑄及右
諫議大夫張行信俱云大興府問曰汝輩向來彈我者耶
鑄等各以正言答之執中乃遣還家曰且須後命既而執
中死鑄亦尋卒

宗端脩字平叔汝州人章宗避睿宗諱上一字凡太祖諸
子皆加山為崇改宗氏為姬氏端修好學喜名節中大定
二十二年進士第明昌間補尚書省令史承安元年監察
御史孫椿年武簡職事不修舉詔以端脩及范鐸代之是
時元妃李氏兄弟干預朝政端脩上書乞遠小人上遣李
喜兒傳詔問端脩小人為誰其以姓名對端脩對曰小人
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喜兒賜名也喜兒不敢隱具奏之上

雖責喜兒兄弟而不能去也四年復上書言事宰相惡之坐以不經臺官直進奏帖准上書不以實削一官暮年後叙章宗知端脩不爲衆所容釋之改大理司直泰和四年遷大理丞召見于香閣上謂端脩曰汝前爲御史以幹能見用汝言多細碎不究其實嘗令問汝亦不汝罪及爲大理司直乃能稱職用是擢汝爲丞盡乃心力惟法是守勿問上位宰執所見何如汝其志之知大興府紇石烈執中陳言下大理寺議端脩謂執中言事涉私治罪詔以端脩別出情見不當與司直溫敦按帶各削一官解職久之爲節度副使坐官端脩終以直道不振於時自守愈篤妻死不復更娶獨居二十年七論高之汝州司候游彥哲將之官問爲政端脩曰爲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彥哲不達端脩曰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爲政之術盡於此矣

完顏閭山蓋州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累調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授都轉運都勾判官改河東南路轉運都勾判官南京警巡使丁母憂起復南京按察判官累遷沁南軍節度使入爲工部尚書貞祐三年知京兆府事充行省參議官四年知鳳翔府事興定元年冬詔陝西行省伐宋閭山權元帥右都監參議諸軍事宋兵千餘人伏吳寨谷閭山率騎兵掩擊敗之追襲十五里殺三百餘

獲牛羊以千計改知平涼府敗宋人于步落塢遷官之階
三年召爲吏部尚書廷議選戶部官往往舉聚斂苛刻以
應詔問山曰民勞至矣復用此輩將何以堪識者稱之三
年朝廷以晉安行元帥府陀滿胡土門暴刻以問山代之
是歲十月卒

路鐸字宣叔伯達子也明昌三年爲左三部司正上書言
事召見便殿遷右拾遺明年盧溝河決鐸請自玄同口以
下丁村以上無修舊堤縱使分流以殺減水勢詔工部尚
書胥持國與鐸同檢視章宗將幸景明宮是歲民饑不可
行御史中丞董師中上書諫鐸與左補闕許安仁繼之賜

對御閣詔尚書省曰朕不禁暑熱欲往山後今臺諫言民
間多闕食朕初不盡知既已知之其忍自奉以重困民哉
乃罷行尚書左丞完顏守貞每論政事守正不移與同列
不合罷知東平府事臺諫因而擠之鐸上書論守貞賢可
復用其言大切召對于崇政殿既而章宗以鐸書語大臣
於是尚書左丞烏林答忽參知政事夾谷衡胥持國奏路
鐸以梁冀比右丞相所言狂妄不稱諫職右丞相夾谷清
臣也上曰周昌以桀紂比漢高祖高祖不以爲忤路鐸以
梁冀比丞相耳頃之守貞入爲中書政事五年復與禮部
尚書張暉御史中丞董師中右諫議大夫賈守謙翰林修

撰完顏撒剌諫幸景明宮語多激切章宗不能堪遣近侍局直長李仁愿召凡諫北幸者詣尚書省詔曰卿等諫北幸甚善但其間頗失君臣之體耳是歲郝忠愈發起事寔諫官不能察其詳議者頗謂事涉鎬王永中亦有以寬解上意者諫議大夫賈守謙上封事鑿鑿之尤切直上優容之謂鐸曰汝言諸王皆有觀心游其間者不無損壞是何言也但朕不罪諫官耳頃之尚書省奏擬鐸同知河七路總運使事詔再任右拾遺謂宰相曰鐸不言臣請知其言者詰責而氣不沮鐸因一對論宰相權太重上曰人言由朕宰相安得權重既而復奏曰今陛下勿聽此言也

臣說粉矣上曰宰相安能齏粉人至是章宗並以此言宰相雖留再任宰相愈銜之改右補闕自完顏守貞再入相以政事為己任胥持國方華尤忌守貞并忌鐸輩鐸輩雖嘗為守貞論辨而不相附鐸論邊防守貞以為掇拾唐人餘論皆不行及守貞持鎬王永中事久不決鐸等亦上言切諫並指以為黨上乃出守貞知濟南府凡曾薦守貞者皆黜降謂宰臣曰董師中謂臺省無守貞不可治路鐸李敬義皆稱舉之者然三人者後俱可用今姑出之上復曰路鐸敢言甚有時名一旦外補人將謂朕不能容直臣可選敢言及才識處鐸右者參知政事馬琪奏曰鐸雖知

無不言然亦多不當理上曰諫官非但取敢言亦須間有
出朕意表者乃有裨益耳於是吏部尚書董師中出爲陝
西西路轉運使鐸爲南京留守判官戶部郎中李敬義方
使高麗還即出爲安化軍節度副使詔曰卿等昨來交薦
守貞公正可用今坐所舉失實耳承安二年召爲翰林修
撰同看讀陳言文字上不禮部尚書張暉大理卿麻安上
及鐸問趙晏所言十事因問董師中張萬公優劣鐸奏師
中附胥持國以進趙樞張復亨張嘉貞皆出持國門下嘉
貞復趨走襄之門持國不可復用若再相必亂綱紀上曰
朕豈復相此人但遷官二階使致仕何爲不可持國黨聞

之怒愈甚改監察御史參知政事楊伯通引用鄉人李浩
鐸劾奏伯通以公器結私恩左司郎中賈益知除武郁承
望風旨不詳檢起復條例涉妄冒大夫張暉抑之不行上
命同知大興府事賈鉉詰問張暉伯通待罪于家賈鉉奏
近詔書詰問御史大夫張暉暉言路鐸嘗稟會楊伯通私
用鄉人李浩暉以爲彈紕大臣須有阿曲實迹恐所劾不
當臺綱愈壞今再體察賈益言除授皆宰執公議奏稟不
見伯通私任形迹於是詔責鐸言事輕率慰諭伯通治事
如故頃之遷侍御史主奏事監察御史姬端脩以言事不
吏使御史臺令史郭公仲達意于大夫張暉及鐸暉與鐸

奏事殿上上問姬端脩彈事嘗申臺官否對曰嘗來面議
端脩款伏乃云祗曾與侍御私議大夫不知也既而端脩
杖七十收贖公仲杖七十替罷暉鐸坐奏事不實暉追一
官鐸兩官皆解職頃之起爲泰定軍節度副使上謂宰臣
曰凡言事者議及朕躬亦無妨語涉宰相間有憎嫌何以
得進詔左司計鐸資考至止五品即除東平府治中未幾
景州闕刺史尚書省已奏郭岐爲之詔特改鐸爲景州刺
史仍勿送審官院鐸述十二訓以教民詔曰路鐸十二訓
皆勸人爲善遍諭州郡使知之遷陝西路按察副使坐以
糾彈之官與京兆府治中蒲察張鐵總管判官辛孝倫推
官愛刺宴飲奪一官解職泰和六年召爲翰林侍制兼知
登聞鼓院累除孟州防禦使貞祐初城破投沁水死鐸剛
正歷官臺諫有直臣之風爲文尚奇詩篇溫潤精緻號虛
舟居士集云

完顏伯嘉字輔之北京路訛魯古必刺猛安人明昌二年
進士調中都左警巡判官孝懿皇后妹晉國夫人家奴買
漆不酬直伯嘉鈎致晉國用事奴數人繫獄晉國白章宗
章宗曰姨酬其價則奴釋矣由是豪右屏迹改寶坻丞補
尚書省令史除太學助教監察御史劾奏平章政事僕散
揆或曰與宰相有隙柰何伯嘉曰職分如此遷平涼治中

累官莒州刺史讞屬縣盜伯嘉曰飢寒為盜得錢二千經
月不使一錢云何此必官兵捕他盜不獲誣以準罪耳詰
之果然詔與按察官俱推排物力召見于香閣大安中三
遷同知西京留守權本路安撫使貞祐初遷順義軍節度
使居父母喪卒哭起復震武軍節度使兼宣撫副使提控
太和嶺諸隘副統李鵬飛誣殺彰國軍節度使牙政詔伯
嘉治之貞祐四年三月伯嘉奏西京副統程琢智勇過人
持心忠孝以私財募集壯士二萬復取渾源白登有恢復
山西之志已命駐于弘州矣近者靖大中完顏毛吉打以
三千人歸國各遷節度副使今山西已不守琢收合餘衆
盡忠於國百戰不挫臣恐失機會輒擬琢昭勇大將軍同
知西京留守事兼領一路義軍給以空名勅二十道許擇
有謀略者充州縣制可仍賜琢姓夾谷氏琢請曰前代皆
賜國姓不繫他族如蒙更賜榮莫大焉詔更賜完顏氏是
月伯嘉遷元帥左監軍知太原府事河東北路宣撫使以
同知太原府幹勒合打為彰國軍節度使宣撫副使六月
幹勒合打奏同知西京留守完顏琢恃與宣撫使伯嘉
善徙居代州肆為侵掠遙授太原治中權堅州刺史完顏
將烈私離邊面臣白伯嘉伯嘉不悅遣臣護送糧運于代
州臣請益兵乃以羸卒數百具付半無鎧仗臣復為言伯

蕭怒臣榜掠幾死臣立功累年頗有寸効伯嘉挾私陵轢無復宣撫同僚之禮臣欲不言恐他日反爲所誣無以自明上問宰臣奏曰太原重鎮防秋在邇請勅諭和解詔曰太原兵衝若以私忿廢國事國家何賴焉卿等同心戮力以分北顧之憂無執前非誤入計也七月伯嘉改知歸德府事合打改武寧軍節度使御史臺奏宣撫副使合打訴元帥伯嘉以私忿加箠楚令本臺廉問既得其事遂不復窮治若合打奏實伯嘉安得無罪伯嘉無罪合打合坐欺罔乞審正是非明示黜陟宣宗曰今正防秋且已初河東行省臣鼎奏完顏伯嘉屢言高同知西京留守兼臺州刺史

完顏琢可倚之以復山四朝廷遷官賜姓令屯代北扼大和嶺今聞諸隘悉無琢六蓋琢挈太原之衆保五臺剽掠耳如尚以伯嘉之言爲可信乞遣琢出太原或徙之內地分處其衆以備不測之變宰臣奏已遣官體究琢軍且令太原元帥府烏古論德升召琢使之矣當以此意報昂無何德升奏琢兵數萬分屯代州諸險拒戰甚力其衆烏合非琢不可制胥昂復奏宣差提控古里甲石倫言琢方招降人謀復山西盤桓于忻代定襄間恣爲侵擾無復行意發掘民粟戕殺無辜雖曰不煩官廩博易爲名實則攘劫欺國害民無如琢者石倫之言如此臣已令帥府禁止之

矣宰臣奏所遣官自忻代來云不見劫掠之迹惟如德升
言便從之伯嘉至歸德上言乞雜犯死罪以下納粟贖免
宰臣奏伯嘉前在代州嘗行之蓋一時之權不可爲常法
遂寢俄改簽樞密院事未閱月改知河南府事是時甫經
兵後乏兵食伯嘉令輸棗栗菜根足之皆以爲便興定元
年知河中府充宣差都提控未幾召爲吏部尚書二年改
御史中丞初貞祐四年十月詔以兵部尚書簽樞密院事
蒲察阿里不孫爲右副元帥備禦潼關陝州次沔池土濠
村兵不戰而潰阿里不孫逸去亡所佩虎符變易姓名匿
柘城縣與其妻妹前澤州刺史合喜男婦紇石烈氏及僕
婢三人僦民舍居止合喜母徒聞氏聞之捕執紇石烈斷
其髮拘之佛寺中阿里不孫復亡去監察御史完顏藥師
劾奏乞就詰紇石烈及僕婢當得所在其妻子見在京師
亦無容不知請窮治有司方繫其家人特命釋之詔曰阿
里不孫若能自出當免極罪阿里不孫乃使其子上書請
圖後劾尚書省奏阿里不孫幸特赦死當詣闕自陳乃令
其子上書猶懷顧望伯嘉劾之曰古之爲將者受命之日
忘其家臨陣之日忘其身服喪衣鑿文而示必死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阿里不孫膺國重寄握兵
數萬未陣而潰委棄虎符既不得援枹鼓以死敵又不能

負斧鑕而請罪逃命竄伏猥居里巷挾匿婦人爲此醜行
聖恩寬大曲赦其死自當奔走闕庭皇恐待命安坐要君
略無忌憚迹其情罪實不容誅此而不懲朝綱廢矣乞凡
諸市以戒爲臣之不忠者宣宗曰中丞言是業已赦之矣
阿里不孫乃除名五月充宣差河南提控捕蝗許決四品
以下宣宗憂旱伯嘉奏曰日者君之象陽之精旱熯乃人
君自用亢極之象宰執以爲冤獄所致夫燮和陰陽宰相
之職而猥歸咎於有司高琪武弁出身固不足論汝礪輩
不知所職其罪大矣漢制災異策免三公顧歸之有司邪
臣謂今日之旱聖主自用宰相諂諛百司失職實此之由

高琪汝礪深怨之禮部郎中抹撚胡魯刺以言事忤旨集
五品以上官顯責之明日伯嘉諫曰自古帝王莫不欲法
堯舜而耻爲桀紂蓋堯舜納諫桀紂拒諫也故曰納諫者
昌拒諫者亡胡魯刺所言是無益於身所言不是無損於
國陛下廷辱如此獨不欲爲堯舜乎近日言事者語涉諂
訛有司當以重典陛下釋之與其釋之以爲恩曷若置之
而不問宰相請修山寨以避兵伯嘉諫曰建議者必曰據
險可以安君父獨不見陳後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
以得生能復爲國乎人臣有忠國者有媚君者忠國者或
拂君意媚君者不爲國謀臣竊論之有國可以有君有君

未必有國也高琪汝礪聞之怒愈甚十二月以御史中丞權參知政事元帥左監軍行尚書省元帥府于河中控制河東南北路便宜從事興定三年伯嘉至河中奏曰本路衝要不可闕官凡召辟者每以艱險為辭乞凡檄召無故不至者宜令降罰悉心幹當者視所歷升遷詔召不至者決杖一百餘如所請廷議欲棄河東徙其民以實陝西伯嘉上書諫曰中原之有河東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東不雄萬一失之恐未易取也大忤宰執意頃之召還罷為中丞伯嘉入見奏曰如臣駑鈍固宜召還更須速遣大臣鎮撫宣宗深然之伯嘉上疏曰國家兵不強力不足以有為財不富賞不足以周衆獨特官爵以激勸人心近日以功遷官赴都求調者有司往往駁之冒濫者固十之三既與而復奪之非所以勸功也乞應軍功遷官宣勅無僞者即準用之又曰自兵興以來河北桀黠往往聚眾自保未有定屬乞賜招撫署以職名無為他人所主又曰河東河北有能招集餘民完守城寨者乞無問其門地皆超踰等級授以本處見任之職又曰河中晉安被山帶河保障關陝此必爭之地今雖殘破形勢猶存若使他人據之因鹽池之饒聚兵積糧則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矣四年秋河南大水充宣慰副使按行京東奏曰亳州災

最甚合免三十餘萬石三司止奏除十萬石民將重困惟
陛下憐之詔治三司奏災不以實罪伯嘉行至蘄縣聞前
有紅襖賊不敢至泗州監察御史烏古孫奴申劾伯嘉違
詔不遍按視又曰伯嘉知永城縣主簿蒙古訛里刺不法
沈丘令夾谷陶也受賄匿而不發前穀城縣令獨吉鼎亦
可嘗受業伯嘉伯嘉諷御史辟之詔有司鞫問會赦免五
年起爲彰化軍節度使改翰林侍講學士伯嘉純直不能
與時低昂嘗曰生爲男子當益國澤民其他不可學也高
汝礪方希寵固位伯嘉論事輒與之忤由是毀之者衆元
光元年坐言事過切降遙授同知歸德府事二年三月遙
授集慶軍節度使權參知政事行尙書省于河中率陝西
精銳與平陽公史詠共復河東頃之伯嘉有疾六月薨伯
嘉去太原後完顏琢寓軍平定石仁寨權平定州刺史范
鐸以閻德用充本州提控德用桀驁蓄姦謀鐸不能制委
曲容庇之興定二年德用率所部掩襲殺琢及官屬程珪
等百餘人遂據石仁寨鐸懼挈家奔太原德用遂據平定
州十月詔誅范鐸

木虎筠壽貞祐間爲器物局直長遷副使貞祐三年七月
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治御用鞠仗筠壽以其家所有
鞠仗以進因奏曰中都食盡遠棄廟社陛下當坐薪懸膽

之日柰何以毬鞠細物動搖民間使屠宰耕牛以供不烹
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宣宗不憚擲仗籠中明日出筠壽
爲橋西提控

贊曰孟鑄宗端修路鐸盡言於章宗皆擯斥不遂鑄劾胡
沙虎可謂先知雖行其言弗克厥罰厥後胡沙虎逆謀胥
持國終至於誤國而不悟也宣宗時完顏素蘭許古皆敢
言者亦挫于高琪汝礪之手箕土不能塞河決有以也夫
完顏伯嘉以著功參大政亦不能一朝而安言之難也如
是哉木虎筠壽所謂執藝事以諫者邪

張煒字子明洛州永年人本名燝避章宗嫌名改焉大定

二十五年進士調葭州平事判官再遷中都左警巡使煒
喜言功利寡廉節交通於民間元翬縉紳薄之累官戶部
員外郎承安五年天色久陰晦平章政事張萬公奏此由
君子小人邪正不分所致君子宜在內小人宜在外章宗
問孰爲小人萬公對曰戶部員外郎張煒文縉署丞田櫟
都水監丞張嘉貞雖有幹才無德而稱好奔走以取勢利
大抵論人當先德後才詔三人皆與外除煒出爲同知鎮
西軍節度使事轉同知西京轉運使事是時大築界墻被
行戶工部牒主役事丁母憂起復桓州刺史奏請以鹽易
米事且所言利害甚多恐涉細碎不敢盡上詔尚書省曰

張偉通曉人也朕不敢縷詰卿等詳問之母爲虛文充宣
差西北路軍儲自言歛不及民可以足用大抵募商賈縱
其販易不問所從來姦人徃徃投牒妄指產業䟽隣保姓
名違信之多與之錢已而亡去即逮繫隣保使之代償一
路爲之疲敝以故舊羶蜀縵絮皮革折給軍士皆棄於道
而去歲餘改戶部郎中遷翰林直學士俱兼規措職事左
丞相崇浩奏張偉長於恢辦比戶部給錢三十萬已增息
十四萬矣請給錢通百萬令從長恢辦乞不隸省部委臣
專一提控有應奏者許偉專達歲差幹事官計本息具奏
上從其請泰和八年代宋進銀五千兩詔曰汝幹集資
儲固其職也毋令軍士有議國家人之短汝朕皆知之惟
能興利斯惟汝功自西北路召還勾計諸道倉庫除簽三
司事上問誰可代卿規措者偉舉中都轉運戶籍判官王
謙謙至西北路盡發煒前後散失錢物以鉅萬計對獄者
積年大安三年起爲同簽三司事會河東兵敗軍士猶云
張官差刻我欲倒戈殺之累遷戶部侍郎貞祐初遷河北
西路按察轉運使貞祐二年春中都乏糧詔同知都轉運
使事邊源以兵萬人護送通州積粟軍敗死馬平章政事
高琪舉煒代源行六部事以勞進官一階改河北東路轉
運使宣宗遷汴佐尚書右丞及鼎前路排頓及修南京宮

關無何坐事降孟州防禦使三年遷安國軍節度使致仕
宣宗初以偉有才既察其無實遂不復用貞祐四年卒
高竑渤海人以蔭補官累調貴德縣尉提刑司舉任繁劇
遷奉聖州錄事察廉遷內黃令累官左藏庫副使元妃李
氏以阜幣易紅幣竑獨拒不肯易元妃奏之章宗大喜遣
人諭之曰所執甚善今姑與之後不得爲例轉儀鸞局少
府少監改戶部員外郎安州刺史大安中越王求功判中
山竑以王傳同知府事改同知河南府充安撫使徙同知
大名府兼本路安撫使貞祐二年遷河北西路按察轉運
使錄大名功遷三官以竑定四年卒

李復亨字仲修滎州河津人年十八登進士第復中書判
優等調臨晉主簿護送帝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
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同邑人索
中盛佩刀謂之曰刀蟻馬血火燬之則刃青其人款伏果
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
人至使牛家牽牛徧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
伏察廉遷臨洮府判官改陝西東路戶籍判官轉河東北
度支判官泰和中伐宋充宣撫司經歷官遷解鹽副使歷
保大震武同知節度事丁母憂起復同知震武節度加遙
授忻州刺史貞祐間歷左司員外郎郎中遷翰林直學士

行三司事興定三年上言近日興師伐宋恐宋人乘虛掩襲南鄙故籍邊郡民爲軍今大軍已還乞罷遣歸本業從之復亨舉陳留縣令程震等二十九人農桑有効徵科均一朝廷比遷擢之是歲七月置京東京西京南三路行三司掌勸農催租軍須科差及鹽鐵酒權等事戶部侍郎張師魯攝東路治歸德戶部侍郎完顏麻斤出攝南路治許州復亨攝西路治中京實河南府三司使侯摯總之復亨奏民間銷毀農具以供軍器臣竊以爲未便汝州魯山寶豐鄧州南皆產鐵募工置冶可以獲利且不厲民又奏陽武設賣鹽官以佐軍用乞禁止滄濱鹽勿令過河河南食陽武解鹽河北食滄濱鹽南北俱濟詔尚書省行之九月以勸農有勞遷兵部尚書再閱月轉吏部尚書權參知政事四年三月真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七月河南雨水害稼復亨爲宣慰使御史中丞完顏伯嘉副之循行郡縣凡官吏貪汙不治者得廢罷推治復亨奏乞禁宣慰司官吏不得與州府司縣行總管府及管軍官會飲又奏曰詔書令臣民間差發可免者免之民養驛馬此役最甚使者求索百端皆出養馬之家人多逃竄職此之由可依舊設回馬官使者食料皆官給之歲終會計均賦於民又奏河南閑田多可招河東河北移民耕種被災及沿邊郡縣租稅

全免內地半之以救塗炭之民資蓄積之用詔有司議行焉還奏南陽禾麥雖傷土性宜稻今因久雨乃更滋茂田凡五百餘頃畝可收五石都得二十五萬餘石可增直糴稻給唐鄧軍食緣詔書不急科役即令免罷臣不敢輒行如以臣言爲然乞付有司計之制可無何被詔提控軍興糧草復亨奏河渡不通陝西鹽價踊貴乞以粟互易足兵食詔戶部從長規措復亨有會計才號能吏當時推服故驟至通顯既執政頗矜持以私自營與高士頓減五年三月廷試進士復亨監試進士盧元謬誤濫放及第讀卷官禮部尚書趙秉文翰林待制崔禧歸德治中時戩應奉翰林文字程嘉善當奪三官降職復亨嘗奪兩官趙秉文嘗請致仕宣宗憐其老降兩階以禮部尚書致仕復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元光元年十一月城破自殺年四十六贈善德大夫知河中府事

贊曰大凡兵興則財用不足是故張煒李復亨乘時射利聚斂爲功大安軍士欲倒戈殺煒復亨宣慰南陽還奏稻孰可糴所謂聚斂之臣者二子之謂矣高竑之守藏君子頗有取焉

列傳第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九

金史一百一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承暉 本名福興

抹撚盡忠

僕散端 本名七斤

耿端義

李英

李木魯德裕

烏古論慶壽

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好學淹貫經史襲父益都尹鄭家
塔剌剌訛沒謀克大定十五年選充符寶祗候遷筆硯直
長轉近侍局直長調中都右警巡使章宗為皇太孫選充
侍正章宗即位遷近侍局使孝懿皇后妹夫吾也藍世宗

時以罪斥去乙夜詔開宮城門召之承暉不奉詔明日奏曰吾也蓋得罪先帝不可召章宗曰善未幾遷兵部侍郎兼右補闕初置九路提刑司承暉東京咸平等路提刑副使改同知上京留守事御史臺奏承暉前為提刑豪猾屏息遷臨海軍節度使歷利涉遼海軍遷北京路提刑使歷知咸平臨潢府為北京留守副留守李東陽素貴承暉自非公事不與交一言改知大名府召為刑部尚書兼知審官院惠民司都監余里痕都遷織染署直長承暉駁奏曰痕都以蔭得官別無才能前為大陽渡譏察纔八月擢惠民司都監已為太優依格兩除之後當再入監差今乃超授隨朝八品職任况痕都乃平章鎰之甥不能不涉物議上從承暉議召徒單鎰深責之改知大興府事宦者李新喜有寵用事借大興府妓樂承暉拒不與新喜慙章宗聞而嘉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即杖豪民而遣之謂其人曰可以此報宣徽也復改知大名府事兩遼害稼承暉決引潦水納之濠隍及伐宋遷山東路統軍使山東盜賊起承暉言捕盜不即獲比奏報或遷官去官請權行的決尚書省議猛安依舊收贖謀克奏報其餘鈐轄都軍巡尉先決奏聞俟事定復舊從之及罷兵盜賊渠魁稍就

招降猶往往潛匿泰山巖穴間按察司請發數萬人刊除
林木則盜賊無所隱矣承暉奏曰泰山五岳之宗故曰岱
宗王者受命封禪告代國家雖不行此事而山亦不可藉
也齊人易動驅之入山必有凍餓失所之患此誨盜非止
盜也天下之山亦多矣豈可盡楮哉議遂寢是時行限錢
法承暉上疏略曰貨聚於上怨結於下不報改知興中府
事衛紹王即位召爲御史大夫拜參知政事駙馬都尉徒
單沒烈與其父南平干政事大爲姦利承暉面質其非進
拜尚書左丞行省于宣德參知政事承裕敗績于會河堡
承暉亦坐除名至寧元年起爲橫海軍節度使貞祐初召
拜尚書右丞承暉即日入朝妻子留滄州滄州破妻子皆
死紇石烈執中伏誅進拜平章政事兼都元帥封鄒國公
中都被圍承暉出議和事宣宗遷汴進拜右丞相兼都元
帥徙封定國公與皇太子留守中都承暉以尚書左丞揅
揅盡忠久在軍旅知兵事遂以赤心委盡忠悉以兵事付
之已乃總持大綱期於保完都城頃之莊獻太子去之右
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軍出降中都危急詔以揅揅盡忠
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三年二月詔元帥左監軍永錫
將中山真定兵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
千人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兵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

糧參知政事大名行省字木魯德調遣繼發救中都承暉
間遣人以蔡駕奏曰七斤既降城中無有同志臣雖以死
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
倍道來援猶冀有濟詔曰中都重地廟社在焉朕豈一日
忘也已趣諸路兵與糧俱往卿會知之及詔中都官吏軍
民曰朕欲紓民力遂幸陪都天未悔禍時尚多虞道路久
梗音問難通汝等朝暮矢石暴露風霜思惟報國靡有貳
心俟兵事之稍息當不衍於旌賞今已會合諸路兵馬救
援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求錫慶壽等軍至霸州北三月乙
亥李英被酒軍無紀律六元兵攻之英軍大敗是時高琪
居中用事忌承暉成功諸將皆顧望既而以刑部侍郎阿
典宋阿爲左監軍行元帥府于清州同知真定府事女奚
烈胡論出爲右都監行元帥府于保州戶部侍郎侯執行
尚書六部往來應給終無一兵至中都者慶壽軍聞之亦
潰承暉與林撚盡忠會議于尚書省承暉約盡忠同死社
稷盡忠謀南奔承暉怒即起還第亦無如盡忠何召盡忠
腹心元帥府經歷官完顏師姑至謂曰始我謂平章知兵
故推心以權畀平章嘗許與我俱死今忽異議行期且在
何日汝必知之師姑曰今日向暮且行曰汝行李辦未曰
辦矣承暉變色曰杜稷若何師姑不能對叱下斬之承暉

起辭謂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與之飲酒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其表皆論國家大計辨君子小人治亂之本歷指當時邪正者數人曰平章政事高琪賦性陰險報復私憾竊弄威柄包藏禍心終害國家因引咎以不能終保都城爲謝復謂妻子死于滄州爲書以從兄子永懷爲後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而分之皆與從良書與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乃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歎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

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薨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盡忠出奔中都不守貞祐三年五月二日也師安石奉遺表奔赴行在奏之宣宗設奠於相國寺哭之盡哀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詔以求懷爲器物局直長求懷子撒連爲奉御承暉生而貴富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素敬之與爲忘年交

抹撚盡忠本名彖多上京路猛安人中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調高陽朝城主簿北京臨潢提刑司知事御史臺舉

廉能遷順義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起復翰林修撰同知
德昌軍節度事簽北京按察司滑州刺史改恩州上言凡
買賣軍器乞令告給憑驗以防盜賊私市尚書省議止聽
係籍人匠貨賣有知情售不應存留者同私造法從之遷
山東按察副使坐虛奏田稼豐豆收請糴常平粟詐稱宣差
和糴降號州刺史改乾州泰和六年伐宋爲元帥右監軍
完顏充經歷官坐奏報稽滯杖五十八年入爲吏部郎中
累遷中都西京按察使是時訖石烈執中爲西京留守與
盡忠爭私意不協盡忠陰伺執中過失申奏執中雖跋扈
善撫御其部曲密於居庸北口置腹心刺取按察司文字
及執中自紫荆關走還中都訖盡忠爲左副元帥兼一

留守以保全西京功進官三階賜金百兩銀千兩重綵

段絹二百疋未幾拜尚書右丞行省西京貞祐初進拜左

丞詔曰卿總領行省鎮撫陪京守禦有功人民攸賴朕新

嗣祚念爾重臣益勉乃力以副朕懷二年五月自西京入

朝加崇進封申國公賜玉帶金鼎重幣二年進拜都元帥

左丞如故宣宗遷汴與右丞相承暉守中都承暉爲都元

帥盡忠復爲左副元帥十月進拜平章政事監修國史左

副元帥如故宣宗詔盡忠善撫亂軍盡忠不察殺亂軍數

人已而中都受圍承暉以盡忠久在軍旅付以兵事嘗約

同死社稷及烏古論慶壽等兵潰外援不至中都危急密與腹心元帥府經歷官完顏師姑謀棄中都南奔已戒行李期以五月二日向暮出城是日承暉盡忠會議于尚書省承暉無柰盡忠何徑歸家召師姑問之知將以其夜出奔乃先殺師姑然後仰藥而死是日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出奔皆東裝至通玄門盡忠謂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以爲信然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顧矣中都遂不守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能至此盡忠至南京宣宗釋不問棄中都事仍以爲平章政事盡忠言記注之官奏事不當回避可令

左右司官兼之宣宗以爲然盡忠奏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可爲近侍局宣宗曰近侍局例注本局人及宮中出身雜以他流恐或不和盡忠曰若給使左右可止注本局人既今預政固宜慎選宣宗曰何謂預政盡忠曰中外之事得議論訪察即爲預政矣宣宗曰自世宗章宗朝許察外事非自朕始也如請謁營私擬除不當臺諫不職非近侍體察何由知之盡忠乃謝罪參政德升繼之曰固當慎選其人宣宗曰朕於庶官曷嘗不慎有外似可用而實無才力者視之若忠孝而包藏悖逆者蒲察七斤以刺史立功驟升顯貴輒懷異志蒲鮮萬奴委以遼東乃復肆亂知

人之難如此朕敢輕乎衆以蒲察五斤爲公幹乃除副使
衆以斜烈爲淳直乃用爲提點若烏古論石虎乃汝等共
舉之朕豈不盡心哉德升曰比來訪察開決河隄水損田
禾等覆之皆不實上曰朕自今不敢問若輩外間事皆不
知朕幹何事但終日默坐聽汝等所爲矣方朕有過汝等
不諫今乃面訐此豈爲臣之義哉德升亦謝罪紇石烈執
中之誅近侍局嘗先事啓之遂以爲功陰秉朝政高琪託
此輩以自固及盡忠德升面責愈無所忌未幾德升罷相
盡忠下獄自是以後中外蔽隔以至于亡盡忠與高琪素
不相能疑宣宗頗踈已高琪間之其兄吾里也爲許州監
酒秩滿求調南京盡忠與吾里也語及中都事曰邇來上
頗踈我此高琪所爲也若無主兵必不置此胡沙虎之不
孰爲爲之吾里也曰然九月尚書省奏遙授武寧軍節度
使徒單吾典告盡忠謀逆上憮然曰朕何負衆多彼棄
都凡祖宗御容及道陵諸妃皆不顧獨與其妾偕來此
固得罪乃命右司鞫治問得與兄吾里也相語事遂并吾
里也誅之

僕散端本名七斤中都路火魯虎必刺猛安人事親孝還
充護衛除太子僕正滕王府長史宿直將軍邳州刺史尚
廣局副使右衛將軍章宗即位轉左衛章宗朝隆慶宮護

衛在狗邊駕陳言端叔父胡觀預弒海陵端不宜在侍衛
詔杖花狗六十代撰章奏人杖五十丁憂起復東北路招
討副使改左副點檢轉都點檢歷河南陝西統軍使復召
為都點檢承安四年上如薊州秋山獵端射鹿誤入圍杖
之解職泰和三年起為御史大夫明年拜尚書左丞泰和
六年詔大臣議伐宋皆曰無足慮者左丞相崇浩參知政
事曹鉉亦曰狗盜鼠竊非舉兵也端曰小寇當晝伏夜出
豈敢白日列陳犯靈壁入渦口及壽春邪此宋人欲多方
誤我不早為之所一旦大舉入寇將墮其計中上深然之
未幾丁母憂起復尚書左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發兵

南京詔端行省王留務僕散揆已渡淮次廬州宋使皇甫
拱奉書乞和端奏其書朝議諸道兵既進疑宋以計緩師
詔端遣拱還宋七年僕散揆以暑雨班師端還朝初婦人
阿魯不嫁為武衛軍士妻生二女而寡常託夢中言以惑
眾頗有驗或以為神乃自言夢中屢見白頭老父指其二
女曰皆有福人也若侍掖庭必得皇嗣是時章宗在位父
皇子未立端請納之章宗從之既而京師久不雨阿魯不
復言夢見白頭老父使已祈雨三日必大澍足過三日雨
不降章宗疑其誕妄下有司鞫問阿魯不引伏詔讓端曰
昔者所奏今其若何後人謂朕信其妖妄實由卿啓其端

倪鬱于予懷念之難置其循省于往咎思善補于將來恪
整乃心式副朕意端上表待罪詔釋不問頃之進拜平章
政事封中國公八年宋人請盟端遷一官章宗遺詔內人
有娠者兩位生子立為儲嗣衛紹王即位命端與尚書左
丞孫即康護視章宗內人有娠者泰和八年十一月二十
日章宗崩二十二日太醫副使儀師顏狀診得范氏胎氣
有損明年四月有人告元妃李氏教承御賈氏詐稱有身
元妃承御皆誅死端進拜右丞相授世襲謀克貞祐二年
五月判南京留守與河南統軍使長壽按察轉運使王質
表請南遷凡三奏宣宗意乃決百官士庶皆言其不可太

學生趙昉等四百人上書極論利害宣宗慰遣之乃下詔
遷都明年中都失守宣宗至南京以端知開封府事項之
為御史大夫無何拜尚書左丞相三年無樞密副使未幾
遷兼樞密使數月以左丞相兼都元帥行省陝西給親軍
三十人騎兵三百為衛次子宿直將軍納丹出侍行賜契
紙勘同日緩急有事以此召卿端招遙領通安軍節度使
完顏狗兒即日來歸奏遷知平涼府事諸將聞之莫不感
激遣納蘭伴僧招諭臨洮茂黎五族都管青覺兒積石州
章羅調蘭冬及鐸精族都管阿令結蘭州葩俄族都管汪
三郎等皆相繼內附汪三郎賜姓完顏後為西方名將四

卒以疾請致仕不許遣近侍與太醫診視端雖瘥老凡朝
廷使至必遠近宴勞不懈故諛譏不果行宣宗聞之詔自
今專使酒三行別于儀門他事經過者一見而止初同華
舊屯陝西軍及河南步騎九千人其人皆隸陝州宣撫副使
宋錫端奏潼關之西皆陝西地請此軍隸行省緩急可使
朝廷從之及大元兵入潼關宋錫端坐誅而罪不及端與定
四年朝廷以知臨洮府事承裔為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
於鳳翔端奏隴外十州介宋夏之間與諸蕃雜處先於鞏
州置元帥府以鎮之今承裔以隴外萬兵移居鳳翔臣恐
一旦有警援應不及乞令承裔行元帥府於鞏州若以鳳

翔密通宋界則李路屯兵已多但令總管攝行帥事與京
兆輩相為首尾足以備緩急從之是歲薨訃聞宣宗震
悼輟朝贈延安郡王謚忠正正大三年配享宣宗廟庭子
納坦出為定國軍節度使天興元年十一月納坦出之子
忙押門與兄石里門及護衛顏登宗阿同飲忙押門詐以
事出長北兵省以刑部郎中趙惻推其家屬及同飲人時
上下迎合必欲以知情處之至於忙押門妻皆被訊掠其
母完顏氏曰忙押門通其父妾必殺此妾忙押門不自安
遂叛求脫命而已委曲推問無知情之狀省中微聞之召
下更罪從革喻以風旨從革言之捕方食擲匕筋於案大

言曰寧使趙楠除名亦不能屈斷無辜人遂以不知情奏
且以妾事上聞上曰丞相功臣納坦山父子俱受國恩吾
已保其不知情也立命救出之楠字才美進士高平人
耿端義字忠嗣博州博平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滑州
軍事判官歷上洛縣令安化順義軍節度判官補尚書省
令史除汾陽軍節度副使改都轉運司三籍判官轉太常
博士遷太常丞兼秘書郎再除左司員外郎歷太常少卿
兼吏部員外郎同修國史戶部郎中河北東路按察副使
同知東平府事充山東安撫使宣宗判汾沁以軍是時端義
為副使宣宗即位召見訪問時事遷翰林侍講學士兼戶
部侍郎未幾拜參知政事貞祐二年中都被圍將帥皆不
肯戰端義奏曰今日之患衛王啓之士卒縱不可使城中
軍官自都統至謀克不啻萬餘遣此輩一出或可以得志
議竟不行中都解圍端義請遷南京既而僕散端二表皆
言遷都事宣宗意遂決是歲薨宣宗輟朝賻贈甚厚遣使
祭葬

李英字子賢其先遼陽人徙益都中明昌五年進士第調
淳化主簿登州軍事判官封丘令丁父憂服除調通遠令
蕃部取民物不與直攝之不時至即掩捕之論如法補尚
書省令史大安三年集三品以上官議兵事英上疏曰軍

旅必練習者木虎高琪為古孫元屯納蘭低頭抹然盡忠
先朝嘗任使可與商略餘者紛紛恐誤大計又曰比來增
築城郭修完樓櫓事勢可知山東河北不大其聲援則京
師為孤城矣不報除吏部主事貞祐初攝左司都事邊監
察御史右副元帥木虎高琪辟為經歷官乃上書高琪曰
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崤函蜀之劍門也邇者撤居庸兵
戍勢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忠義
之士將轉為他矣又曰可鎮撫宣德德興餘民使之從戎
所在自有宿戒足以取給是國家不費斗糧尺帛坐收所
失之關隘也居庸咫尺都之北門而不能衛護英實恥之

高琪奏其書即除尚書工部員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
等關隘悉隸焉二年正月乘夜與壯士李雄郭冲元郭興
祖等四百九十人出城緣西山進至佛巖寺令李雄等下
山招募軍民旬日得萬餘人擇衆所推服者領之詭稱土
豪時時出戰被創召還遷翰林待制因獻十策其大槩謂
居中土以鎮四方委親賢以守中都立藩屏以固關隘集
人力以防不虞養馬力以助軍威愛禾稼以結民心明賞
罰以勸百官選守令以復郡縣并州縣以省民力頗施行
之宣宗南遷與左諫議大夫把胡魯俱為御前經歷官詔
曰扈從軍馬朕自總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宣宗

次真定以英為國子祭酒充宣差提控隴右邊事無何召為御史中丞英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於激濁揚清獎進人材耳近年改定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徒為虛文大定間數遣使者分道考察廉能當時號為得人願改前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効庶幾人人自勵為國家用矣宣宗嘉納之自兵興以來亟用官爵為賞程陳僧敗官軍于龍谷遣偽統制董九招西關堡都統王狗兒狗兒立殺之詔除通遠軍節度使加榮祿大夫賜姓完顏氏英言名器不可以假人上恩以難得為貴比來醜於用賞實駭聞聽帑藏不足惟恃爵命今又輕之何以使人伏見蘭州

西關堡守將王狗兒向以微勞所蒙甄錄頃者堅守關城誘殺賊使論其忠節誠有可嘉若官之五品命以一州亦無冒矣急於勸獎遂擢節鉞加階二品賜以國姓若取蘭州又將何以待之陝西名將項背相望曹記僧包長壽東永昌徒單醜兒郭祿大皆其著者狗兒藐然賤卒一朝處衆人之右為統領之官恐衆望不厭難得其死力宣宗以英奏示宰臣宰臣奏狗兒奮發如此賞以異恩殆不為過上然其言中都文園丞相承暉遣人以卷寫奏告急詔元帥右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兵英收河間清滄義軍自清州督糧運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

無紀律貞祐三年三月十六日英被酒與大元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求錫軍聞之皆潰歸五月中都不守宣宗猶加恩贈通奉大夫謚剛貞官護葬事錄用其子云

李本魯德裕本名蒲刺都隆安路猛安人補樞密院尚書省令史右三部檢法監察御史遷少府監丞明昌末修北邊壕斬立堡寨以勞進官三階授大理正丁母憂起復廣寧治中歷順州濱州刺史坐前在順州市物虧自遇赦改刺潘州累官北京路按察使太子詹事元帥左都監遷左監軍兼臨潢府路兵馬都總管坐士馬物故多及都統按

帶私率官兵救護家屬德裕蔽之御史劾奏逮獄遇赦請寧海州刺史稍遷泗州防禦使武勝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知臨洮府事兼陝西路副統軍召為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兼簽樞密院事行省大名詔發河北兵救中都凡真定中山保涿等兵元帥左監軍宋錫將之大名河間清滄觀霸河南等兵德裕將之并護清滄糧運德裕不時發及李英至霸州兵敗糧盡亡失坐弛慢兵期責授沂州防禦使尋知益都府事興定元年二月卒

烏古論慶壽河北西路猛安人由知把書畫充奉御除近侍局直長再轉本局使禦邊有勞進一階賜金帶泰和四

年遷本局提點是時議開通州漕河詔慶壽按視漕河成
賜銀一百五十兩重幣十端泰和六年伐宋從右副元帥
完顏匡出唐鄧為先鋒都統賜御弓二以騎兵八千攻下
棗陽頃之完顏匡軍次白虎粒遣都統完顏按帶取隨州
遣慶壽以兵五千扼赤岸斷襄漢路行與宋兵遇斬首五
百級宋隨州將雷太尉遜去遂克隨州於是宋鄧城樊城
戍兵皆潰遂與大軍渡漢江圍襄陽元帥匡表薦慶壽謀
略出衆上嘉之進一官遷拱衛直都指揮使提點如故初
慶壽上書云汝州襄城縣去汝州遠於許州兩舍請割隸
許州便尚書省議汝州南有鴉路置屯四千其三千在襄

城今割襄隸許州道里近便仍食用解鹽其屯軍三千依
舊汝州總押從之八年罷兵遷兩階賜銀二百五十兩重
幣十端有疾賜御藥衛紹王即位改左副點檢近侍局如
故木幾坐與黃門李新喜題品諸王免死除名久之起為
保安州刺史歷同知延安府西北西南招討副使棣州防
禦使興平軍節度使自祐二年遷元帥右都監以保全平
州功進官五階賜金吐鶻重幣十端頃之宣宗遷汴改右
副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閱月知大興府事未行
改左副點檢兼親軍副都指揮數月知彰德府事三年中
都危急改元帥左都監將大名兵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

一千河北兵一萬救中都次霸州北兵潰頃之中都不守
改大名府權宣撫使未幾知河中府權河東南路宣撫副
使四年遷元帥右監軍兼陝西統軍使駐兵延安敗夏人
于安塞堡戰于鄜州之倉曲谷有功興定元年與簽樞密
院事完顏賽不經略伐宋敗宋兵于泥河灣石壕村斬首
三千級獲馬四百匹牛三百頭器械稱是復破宋兵七千
於樊城縣既而以軍士多被傷奏不以實詔有司鞫問已
而釋之歷鎮南隄慶軍節度使卒

賚曰承暉守中都 青年相為存亡臨終就義古人所難也
大抵宣宗既遷汴中都必不能守中都不守則土崩之勢
決矣僕散端耿端義似忠而實愚抹撚盡忠委中都庸何
議焉高琪忌承暉成功李魯德裕緩師期姦人之黨於
是何誅李英被酒敗軍雖死不能贖也烏古論慶壽無罰
貞祐之刑政從可知矣

列傳第四十

金史百二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僕散安貞

田琢

完顏弼

蒙古綱

必蘭阿魯帶

僕散安貞本名阿海以大臣子女奉御父揆尚韓國公主

鄭王永蹈同母妹也永蹈誅安貞只罷歸召為符寶祗候復

為奉御尚刑國長公主加駙馬都尉襲胡土愛割蠻猛安

歷尚衣直長御院通進尚藥副使丁母憂起復轉符寶郎

除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歷邳淄涿州刺史拱衛直都指

揮使貞祐初改右副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遷元帥左都監二年中都解嚴河北州郡未破者惟真定大名東平清沃徐邳海州而已朝廷遣安貞與兵部尚書裴滿子仁刑部尚書武都分道宣撫於是除安貞山東路統軍安撫等使初益都縣人楊安國自少無賴以鬻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伐宋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詔州郡招捕之安兒降隸諸軍累官刺史防禦使大安三年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為都統安兒為副統戍邊至雞鳴山不進衛紹王驛召問狀安兒乃曰平章參政軍數十萬在前無可慮者屯駐雞鳴

山所以備間道透漏者耳朝廷信其言安兒乃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略官吏山東大擾安貞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萊陽萊州徐汝賢以城降安兒賊勢復振登州刺史耿格開門納偽鄒都統以州印付之郊迎安兒發帑藏以勞賊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凡符印詔表儀式皆格草定遂陷寧海攻濰州偽元帥郭方三據密州略沂海李全略臨朐扼穆陵關欲取益都安貞以沂州防禦使僕散留家為左翼安化軍節度使完顏訛論為右翼七月庚辰安貞軍昌邑東徐汝賢等以三州之衆十萬來拒戰自午抵暮轉戰三十里殺賊數萬獲器

械不可勝計壬午賊棘七率衆四萬陣于辛河安貞令留
家由上流膠西濟繼以大兵殺獲其衆甲申安貞軍至萊
州僞寧海州刺史史潑立以二十萬陣于城東留家先以
輕兵薄賊諸將繼之賊大敗殺獲且半以重賞招之不應
安貞遣萊州黥卒曹全張德田忠貝宋福詐降于徐汝賢以
為內應全與賊西南隅戍卒姚雨云相結約納官軍丁亥夜
全縋城出潛告留家留家募勇壯士三十人從全入城姚
雲納之大軍畢登遂復萊州斬徐汝賢及諸賊將以徇安
兒脫身走訛論以兵追之耿格由潑立皆降留家略定膠
西諸縣宣差伯德玩襲殺郭步三復密州餘賊在諸州者

皆潰去安兒嘗遣梁居實黃縣甘泉鎮監酒石抹克浮海
赴遼東構留哥已具舟皆捕斬之十一月戊辰曲赦山東
除楊安兒耿格及諸故官家作過驅奴不赦外劉二祖張
汝楫李思溫及應會誘從賊并在本路自為寇盜罪無輕
重並與赦免獲楊安兒者官職俱授三品賞錢十萬貢十
二月辛亥耿格伏誅妻子皆遠徙諸軍方攻大沫堦赦至
宣撫副使知東平府事烏林答與即引軍還賊衆乘之復
出為患詔以陝西統軍使完顏弼知東平府事權宣撫副
使其後楊安兒與汲政等乘舟入海欲走岨嶠山舟人曲
成等擊之賊水死三年二月安貞遣提控紇石烈牙吾塔

破巨蒙等四堠及破馬耳山殺劉二祖賊四千餘人降餘
黨八千擒僞宣差程寬招軍大使程福招降脅從百姓三
萬餘人安貞遣兵會宿州提控夾谷石里哥同攻大沫堠
賊千餘進戰石里哥以騎兵擊之盡殪提控沒烈奪其址
門以入別軍取賊水寨諸軍繼進殺賊五千餘人劉二祖
被創獲之及僞參謀官崔天祐楊安兒僞太師李思溫餘
衆保大小峻角子山前後追擊殺獲以萬計斬劉二祖詔
遷賞沒烈等有差詔尚書省曰山東東西路賊黨猶嘯聚
作過者詔書到日並與免罪各令復業在處官司盡心招
撫優加存卹無令矢所十月安貞遷樞密副使行院于徐

州四年二月楊安兒餘黨復擾山東詔安貞與蒙古綱完
顏弼以近詔招之五月安貞遣兵討郝定連戰皆克殺九
萬人降者三萬餘郝定僅以身免獲僞金銀牌器械甚衆
來歸且萬人皆安慰復業自楊安兒劉二祖敗後河北殘
破干戈相尋其黨往往復相團結所在寇掠皆衣紅衲襖
以相識別號紅襖賊官軍雖討之不能除也大槩皆李全
國用安時青之徒馬興定元年十月詔安貞曰防河卒多
老幼疲軟不勝執役之人其令速易之二年十月開封治
中呂子羽等以國書議和于宋宋人不受以安貞爲左副
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元帥府及唐息壽泗行元帥

府分道各將兵三萬安貞總之書定期日下詔伐宋安貞至安豐宋兵七千拒戰權都事完顏胡魯刺衝擊敗之追至泚水死者二千餘人安貞至大江乃班師三年閏月安貞至自軍中入見于仁安殿胡魯刺進一階久之安貞燕見奏曰泚水之捷胡魯刺第一臣之兵事皆咨此人功厚賞薄乞加賞以勸來者尚書省奏凡行省行院帥府參議左右司經歷官都事以下皆遷一官所以絕求請之路塞姦倖之門也安貞之請不可從遂止五年復伐宋二月安貞出息州軍于七里鎮宋兵據淨居山道兵擊敗之宋兵保山寺縱火焚寺乘勝追至洪門山宋兵方浚濠立柵安

貞軍亟戰奪其柵宋黃統制團兵五千保黃土關關絕險素有備堅壁不出安貞遣輕兵分爲左右軍潛登別以兵三千直逼關門翼日左右軍會于山顛俯瞰關內宋人守關者望之駭愕不能立中軍急攻宋兵潰遂奪黃土關遂入梅林關拔麻城縣抵大江至黃州克之進克蘄州前後殺略不可勝計獲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之師還安貞每獲宋壯士輒釋不殺無慮數萬因用其策輒有功宣宗謂宰臣曰阿海將略固善矣此輩得無思歸乎南京密邇宋境此輩旣不可盡殺安所置之朕欲驅之境上遣之歸如何宰臣不對六月甲寅朔尚書省奏安貞謀叛宣宗謂

平章政事英王守純曰朕觀此奏皆飾詞不實其令覆案之戊寅并其二子殺之以祖忠義父揆有大功免兄弟緣坐詔曰銀青榮祿大夫左副元帥兼樞密副使駙馬都尉僕散阿海早藉世姻寔馳仕軌屬當軍旅之事益厚朝廷之恩爰自帥藩擢居樞府頃者南伐時乃奏言是俾行鱗介之誅而盡露梟獍之狀二城雖得多罪稔彰念勝負之靡常肯刑章之輕用始自畫因糧之計乃更嚴橫斂之期督促計司彫敝民力信其私意或失防秋顧利害之實深尚優容而弗問頃因近侍悉露^蓋謀蓋虞前後罪之上聞廼以金玉帶而夜獻審事情之詭秘命信臣而鞠推追致

款詞乃詳實狀自以積愆之著必非公憲所容欲結近臣之歡心俾伺內庭之指意如釁端之少露得先事而易圖因其方握兵權得以謀危廟祏事或不濟計即外奔前日之俘隨時誅戮獨於宋族曲活全門示其悖德于敵離豫冀全身而納用初安貞破蘄州獲宋宗室不殺而獻之遂以為罪安貞憂讒以賄近侍局乃以質成其誣安貞典兵征伐嘗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自忠義揆至安貞凡三世大將焉初安貞破蘄州所得金帛分給將士南京都轉運使行六部事李特立金安軍節度副使紇石烈蒲刺都大名路總管判官銀木可因而欺隱事覺特立當死蒲刺都

銀木可當杖一百除名詔薄其罪特立奪三官降三等著
刑都銀木可奪兩官降二等云

田琢字器之蔚州定安人申明昌五年進士調寧邊在平
主簿潞州觀察判官中都商稅副使丁父憂起復懷安令
補尚書省令史貞祐二年中都城圍琢請由間道往山西
招集義勇以為宣差兵馬提控同知忠順軍節度使事經
略山西琢與弘州刺史魏用有隙琢自飛狐還蔚州用伏
甲於路將邀而殺之琢知其謀自別道入定安用入蔚州
殺觀察判官李宜錄事判官馬士成永興縣令張福劫府
庫倉廩以兵攻琢於定安琢與戰敗之用脫身走易州刺

史蒲察縛送中都元帥府殺之是時勸農副使侯摯提控
紫荆等關隘朝廷聞蔚州亂欲以摯就代琢守蔚州令軍
中推可為管押者即以魏用金牌佩之以安其眾丞相承
暉奏田琢實得軍民心諳練山西利害魏用將士本無勞
効以用弄兵死禍遽爾任用恐開倖門詔從之琢至蔚州
誅與用同惡數人募兵旬日得二萬人十月琢兵敗僅以
身免招集散亡得二萬餘人中山界屯駐而遣沈思忠招
集西京蕩析百姓得萬餘人皆願從河南琢上書此輩與
河南鎮防往往鄉舊若令南渡擇壯健為兵自然和協且
可以招集其餘也從之加沈思忠同知深州軍州事琢復

遣沈思忠官楫招弘州蔚州百姓得五萬餘人可充軍者
萬五千人分屯蔚州諸隘皆願得沈思忠為將詔加思忠
順天軍節度副使提控弘蔚州軍馬官楫副之頃之西山
諸隘皆不能守琢移軍沃州沃州刺史完顏僧家奴奏田
琢軍二千五百人官廩不足發民粟猶不能贍其中多
女直人均為一軍不可復有厚薄可令於衛輝大名就食
制可加琢河北西路宣撫副使遂授濟州防禦使屯濟州
琢欲陂西山諸水以衛濟州貞祐三年十一月河北行省
侯摯入見表河北兵食少請令琢汰遣老弱就食歸德琢
奏此輩鎮小失業父子兄弟合為一軍若離而分之定生

他變乞以全軍南渡或徙衛州防河詔盡徙屯陝琢復奏
臣幸徙安地然濟乃河北要郡今見糧可支數月乞俟來
春乃行數日琢復奏濟不可守惟當遷之宰臣劾琢前後
奏陳不一請逮鞫問宣宗不許琢至陝上書曰河北失業
之民僑居河南陝西蓋不可以數計百司用度三軍調發
一人耕之百人食之其能贍乎春種不廣收成失望軍民
俱困實繫安危臣聞古之名將雖在征行必須屯田趙充
國諸葛亮是也古之良吏必課農桑以足民黃霸虞詡是
也方今曠土多游民衆乞明勅有司無蹈虛文嚴下降之
法選能吏勸課公私皆得耕墾富者備牛出種貧者備力

服勤若又不足則教之區種期于盡闢而後已官以圍牧
勢家兼并亦籍其數而授之農民寬其負筭省其徭役使
盡力南畝則蓄積歲增家給人足富國強兵之道也宣宗
深然之陝西元帥府請益兵詔以琢衆與之興定元年朝
廷易置諸將遷山東西路轉運使二年改山東東路轉運
使權知益都府事行六部尚書官差便宜招撫使李旺據
膠西琢遣益都治中張林討之生擒李旺八月萊州經略
使木虎山壽襲破李旺黨偽鄉元帥于小堦獲其前鋒于
冰等三十人追擊偽陳萬戶斬首八百級明日復破之于
朱寒寨膠西高密官軍亦屢破之于諸村及海島間是月

棣州裨將張聚殺防禦使斜卯重興遂據棣州襲濱州其
衆數千人琢遣提控紇石烈醜漢會兵討之聚棄濱專保
棣州諸軍趣棣聚出戰敗之斬首百級生擒偽都統王仙
等十三人餘衆奔潰追及于別寨攻拔之聚僅以身免遂
復二州李全據安丘琢遣總領提控王政王庭玉討之宣
差提控太府少監伯德玩率一政兵攻安丘敗焉提控王顯
死之琢奏伯德玩本相視山東山堦水寨未嘗徧行獨留
密州輒爲此舉乞治其罪詔遣官鞠玩會赦而止旣而昌
樂縣令木虎桓都臨朐縣令兀顏吾丁福山縣令烏林荅
石家奴壽光縣巡檢紇石烈醜漢破李全于日照縣琢奉

制各遷官一階進職一等詔許之三年沂州注子堦王公
喜構宋兵據沂州防禦使徒單福定徒跣脫走百姓潰散
琢奏去歲顧王二嘗據沂州邳州總領提控納合六哥前
為同知沂州防禦事招集蘇衆攻取之百姓歸心可用六
哥取沂州今方在行省俟半麾下乞發還取便道進討制
可既而莒州提控燕寧復沂州王公喜復保注子堦琢奏
沂州須知兵者守之徒單福定已衰老納合六哥善治兵
沂形勢詔福定專治州事以六哥為沂州總領琢奏灘
州刺史致仕獨吉世顯能招集猛安餘衆及義軍却李全
保羅州六哥映灰山堦沂現以安守兗州觀察判官梁昱

嘗攝淄州刺史率重民力田徵科有度饋餉不乏保全淄
州土賊不敢發前將氏主簿張亞夫嘗權行部官主餉密
州委曲購得糧二萬斛兵儲乃足行至高密徵他州兵拒
李全詔世顯升職從四品遙授同知海州事六哥遷一官
升一等充沂州宣差都提控梁昱遷一官同知淄州事張
亞夫遷兩官密州觀察判官初張林本益都府卒有復立
府事之功遂為治中而亮險不逞恥出琢下琢在山東徵
求過當頗失衆心林欲因衆以去琢未有間也會于海牟
佐據萊州琢遣林分兵討之林既得兵伺琢出即率衆譟
入府中琢倉猝入營領兵與林戰不勝欲就外縣兵且戰

且行至章丘兵變求救於鄰道不時至東平行省蒙古綱
以狀聞宣宗度不能制林而欲馴致之乃遣人召瑒還行
至壽張疽發背卒

完顏弼本名達吉不蓋州猛安人充護衛轉十人長從丞
相襄戍邊功最除同知德州防禦使事武衛軍鈐轄轉宿
直將軍深州刺史泰和六年從左副元帥完顏匡攻襄陽
破雷太尉兵積功加平南盪江將軍丁母憂起復八年除
南京副留守壽州防禦使大安二年入為武衛軍副都指
揮使二年以本官領兵駐宣德會河之敗弼被創馬中流
矢押軍千戶夾谷王家奴以馬授弼遂得免遷右副都點

檢至寧元年東京不守弼為元帥左監軍扞禦遼東請自
募二萬人為一軍萬一京師有急亦可以回戈自救今驅
市人以應大敵往則敗矣衛紹王怒曰我以東北路為憂
卿言京師有急何邪就如卿言我自有策以卿皇后連姻
故相委寄乃不體朕意耶弼曰陛下勿謂皇后親姻俱可
恃也時提點近侍局駙馬都尉徒單沒烈侍側弼意竊譏
之衛紹王怒甚顧謂沒烈曰何不叱去沒烈乃引起付有
司論以奏對無人臣禮詔免死杖一百責為雲內州防禦
使貞祐初宣宗驛召弼赴中都是時雲內已受兵弼善馬
稍與數騎突出由太原出澤潞將從清滄赴闕會有詔除

定武軍節度使尋爲元帥左都監駐真定弼奏賞罰所以
勸善懲惡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而後人可使兵可強今外
兵日增軍無闕志亦有逃歸而以戰潰自陳者有司從而
存恤之見聞習熟相効成風又曰村寨城邑兵退之後有
心力勇敢可使者乞招用之又曰河朔郡縣皆以拘文不
相應救由此殘破乞勅州府凡有告急徵兵即須赴救違
者坐之又曰河北軍器乞權宜弛禁仍令團結堡寨以備
外兵又曰今雖議和萬一輕騎復來則吾民重困矣願速
講防禦之策及勸遷都南京阻長淮拒大河扼潼關以自
固宣宗將遷汴弼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宣宗次真定

弼言皇太子不可留中都蓋軍少則難守軍多則難養又
奏將帥以闔外爲威今生殺之權皆從中覆又奏瑞州軍
頗狡左丞盡忠多疑乞付他將宣宗頗采用其言太名軍
變殺蒲察阿里詔弼鎮撫之未幾改陝西路統軍使京兆
兵馬都總管宣撫副使烏古論充州置秦州權場弼以擅
置移文問之充州曰近日入見許山外從宜行事秦州自
宋兵焚蕩權場幾一年矣今旣安帖復宜開設彼此獲利
歲收以十萬計對境天水軍移文來請如俟報可實慮後
時弼奏其事宰臣以充州雖擅舉而無違失苟利於民事
之亦可宣宗曰朕固嘗許其從宜也三年改知東平府事

山東西路宣撫副使是時劉二祖餘黨孫邦佐張汝楫保
濟南勤子堦弼遣人招之得邦佐書云我輩自軍興屢立
戰功主將見忌陰圖陷害竄伏山林以至今日實畏死耳
如蒙前洗便當釋險面縛餘賊未降者保盡招之弼奏方
今多故此賊果定亦一事畢也乞明以官賞示之詔曰孫
邦佐果受招各遷五官職於是邦佐汝楫皆降邦佐遙授
濰州刺史汝楫遙授淄州刺史皆加明威將軍頃之弼薦
邦佐汝楫改過用命招降甚衆稍收其兵仗放歸田里詔
邦佐遙授同知益都府事汝楫遙授同知東平府事皆加
懷遠大將軍梁聚寬遙授泰定軍節度副使加宣武將軍

四年弼遷宣撫使已而汝楫復謀作亂邦佐密告弼弼饗
汝楫伏甲廡下酒數行鍾鳴伏發殺汝楫并其黨與手詔
褒諭封密國公其後邦佐屢立功元光未累官知東平府
事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充宣差招撫使弼上書曰山東
河北河東數鎮僅能自守恐長河之險有不足恃者河南
嘗招戰士率皆游惰市人不閑訓練若選簽驅丁監戶數
千別為一軍立功者全戶為良必將爭先効命以取勝矣
武衛軍家屬嘗苦于兵人人懷憤若擇驍悍千餘加以爵
賞亦可得其死力又曰老病之官例許致仕居河北者嫌
于避難居河南者苟于尸祿職事曠廢乞徧諭要管其精

力可用者仍舊年高昏聩不事事者罷之又曰賦役煩煩
河南百姓新強舊乏諸路豪民行販市易侵土人之利未
有定籍一無庸調乞權宜均定如知而輒避事過復來者
許諸人捕告以軍興法治之詔下尚書省議惟老病官從
所言餘皆不允大元兵圍東平弼百計應戰久之乃解圍
去宣宗賜詔獎諭將士賞賚有差是歲五月疽發于腦詔
大醫診視賜御藥俄卒弼平生無所好惟喜讀書閑暇延
引儒士歌詠投壺以為常所辟如承裔陀滿胡土門紇石
烈牙吾塔皆立方面功治東平愛民省費井邑之間軍民
無相訟有古良將之風焉

蒙古綱本名胡里綱咸平州猛安人承安五年進士累調
補尚書省令史除國子助教貞祐初自請招集西山兵民
進官一階賜錢二百萬遷都水監丞尋加遙授永定軍節
度副使招捕有功遷太子左諭德除順州刺史遷同知大
興府事三年知河間府事權河北東路宣撫使屯冀州軍
食不足徙濟南綱欲徙河南行至徐州未渡河尚書省奏
東平宣撫使完顏弼行事多不盡乃以綱權山東宣撫副
使改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權元帥右都監宣撫
如故四年十月行元帥府事綱奏山東兵後揚安兒黨內
有故淄王習顯故留守木羅等家奴不在赦原據險作亂

至今未息民多歸之乞普賜恩宥宣宗即命赦之仍贖爲良興定元年徙知東平府事遷元帥右監軍久之拜右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有先是東平治中沒烈坐事削降殿年詔仍從軍有功復用綱遣沒烈討花帽賊于曹濟間捷報乃沒烈復前職興定二年詔曰卿以忠貞爲國捍難保完城邑朕甚嘉之可進官二階賜金帶一重幣十端興定三年奏曰濟南介山東兩路之間最爲衝要被兵日久雖與東平隣接不相統屬緩急不相應乞權隸本路且差近於益都詔從之綱奏恩州武城縣艾家凹水灤清河縣澗口河灤其深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其地形少

加浚治足以保禦請遷州民其中多募義軍以實之綱以山東恃東平爲重鎮兵卒少守城且不足况欲分部出戰是安坐以待困也乃上奏曰伏見貞祐三年古里甲百倫招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任使謀克雜班仍三十人爲一謀克五謀克爲一千戶四千戶爲一萬戶四萬戶爲一副統兩副統爲一都統設一總領提控今乞依此格募選以益兵威制可是歲益都樵林寨總領張林號張大刀據險爲亂自稱安化軍節度使綱奏林勢甚張乞遣河南馬軍千人單州經略司以衆接應左司郎中李蹊請令綱約慈

寧同力殄滅單州經略使完顏仲元分兵三千人同住宰相以糧運不給益都以東嘯聚不止一張林宜令綱設備禦俟來春議之四年張林侵掠東平綱遣元帥右監軍行樞密院事王庭玉討之至舊縣遇張林衆萬餘人據嶺爲陣庭玉督兵踰嶺搏戰林衆少却且欲東走庭玉踵擊大破之殺數千人生擒張林獲雜畜兵仗萬計招降虎窟諸寨悉令歸業詔賜空名宣勅聽綱第功遷賞遣樞密院令史劉顥涖殺張林于東平張林乞貫死自効請曰臣兄演在宋爲統制有衆三千駐即墨萊陽之境請以書招之使轉致諸賊之款密者相爲表裏然後以檄招益都張林不

從則合擊之山東不足平也所謂益都張林即據府事遂由琢者也事見琢傳綱以林策請于朝樞密院請羈縻使之制可以爲萊州兵馬幹轄久之山東不能守林乃降于宋云初東平提控鄭佃生擒宋將李資綱奏賞佃宰臣謂李資自稱宋將無所憑據請詳究其實綱奏臣自按問俱獲宋將統制十餘人皆以資爲將無異辭此輩力屈就擒豈肯虛稱僞將以重獲者之功今多故之際賞功後時將士且解體凡行賞必求形迹過爲逗遛甚未可也詔即賞之綱奏遼東渡海必由恩博二州之間乞置經略司鎮撫從之興定五年二月東平解圍宣宗曲赦境內凡東平府

試諸科中選人嘗被任使已逾省試期日特免省試惟經
重律科即為及第似涉太優別日試之皆從綱所請也詔
以綱王庭玉東莒公燕寧保全東平各遷一階是歲燕寧
戰死綱奏寧所居天勝寨乃益都險要之地寧嘗招降羣
盜胡七胡八用為牙校委以腹心羣盜皆有歸志及寧死
復懷顧望胡七胡八亦反側不安臣以提控孫邦佐世居
泰安衆心所屬遂署招撫使以提控黃國元也充總領副
之此當先奏可顧爭勢危迫故輒授之燕寧死而綱勢孤
矣綱奏請移軍於河南詔百官議御史大夫紇石烈胡失
門以下皆曰金城湯也非粟不守東平孤城四無應援萬
一失之則官吏兵民俱盡徙之河南以助防秋翰林待制
抹撚阿虎德奏曰車駕南遷恃大河以為險大河以東平
為藩籬今乃棄之則大河不足恃矣兵以將為主將以心
為主蒙古綱既欲棄之決不可使之守矣宜就選將士之
願守者擢用之別遣官為行省付以六馬鎧仗從宜規畫
軍食樞密院請用胡失門議焚其樓櫓廨舍而徙之宣宗
曰此事朕不能決擇衆議可者行之樞密院頗采阿虎德
議許綱內從率所部女直契丹漢軍五千人行省邳州元
帥左監軍王庭玉將餘軍屯苗陵岡行元帥府事於是綱
改兼靜難軍節度使行省邳州自此山東事務去矣是歲

六月以歸德邳宿徐泗乏軍食詔綱率所部就食睢州綱
奏宿州連年饑饉加之重斂百姓離散鎮防軍遽徵逋課
窘迫陵辱有甚于官衆不勝其酷皆懷報復之心近日高
羊哥等苦其佃戶佃戶憤怒執羊哥等投之井中武夫不
識緩急乃至于此乞一切所負並令停止俟夏秋收成徵
還軍人量增廩給可也詔議行之元光二年三月以邳州
經略司隸綱令募勇敢收復山東初碭山首領數人以咸
罷懷忿怨誘脅餘衆作亂引水環城以自固構浮橋於河
上結紅襖賊爲援同簽樞密院事徒單牙刺哥會諸道兵
討之綱云碭山北近大河南近汴堤東西二百里大河分

派其間乾灘泥淖步騎俱不可行惟宜輕舟往來可選銳
卒數千與水軍埽兵以舟二百艘由便道斷浮梁絕紅襖
之援募膽勇有口辨者持牒密諭之以離間其黨與臣已
遣三人入賊中復分兵屯要害別以三百人巡邏乞賜空
名告身從便遷賞樞密院奏已委監軍王庭玉駐歸德寧
陵備之矣仍令牙刺哥水陸並進先行招誘不從乃合擊
之其空名告身宜從所請以責成功無何碭山賊夜襲永
城縣行軍副總領高琬萬戶麻吉擊走之殺傷及溺死者
甚衆奪其所俘掠而還詔綱併力討之綱遣降人陳松持
牒招李全全縛松將斬之已而但黥其面遣還綱奏全有

歸國意嚴實張林亦可招之此謂益都張林也詔擬實一
品官職封國公仍世襲全階正三品職正二品林山東西
路宣撫使兼知益都府事與全皆賜田百頃受命往招者
先授正七品官職賜銀二十五兩事以遷五品會綱遇害
而止綱御下嚴信賞必罰邳州軍不樂屬綱八月辛未朔
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合六哥都俊金山顏俊率沂州軍士
百餘人晨入行省殺綱及僚屬于省門遂據州反樞密院
奏請出空名宣勅設重賞招誘丞相曰汝礪曰懸重賞募
死士必有能取之者宣宗不得已下詔罪綱以撫諭六哥
六哥遣人送綱尸及虎符牌印終不肯出乃并經略司爲

元帥府加六哥泗州防禦使權元帥左監軍副使烏古論
老漢加邳州刺史權古監軍頃之邳州卒逃歸詣總帥牙
吾塔言六哥已結李全爲助遣總領孛術魯苗住等毀其
橋梁攻破永安青陽寨苗兵戍守六哥惶懼乃言待李全
兵入邳州誘而殺之以圖報効宣宗曰李全豈無心者六
哥能誘而殺之殆詐耳十月壬辰牙吾塔圍邳州急攻之
紅襖賊高顯等殺六哥函首以獻詔加顯三品官職授世
襲謀克侯進四品陳榮邢進邊全魏興孫仲皆五品賞銀
有差

必蘭阿魯帶貞祐初累官寧化州刺史二年同知真定府

事權河北大名宣撫副使二年保全贊皇加遙授安武軍節度使改昭義軍節度使充宣撫副使閱月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節度宣撫如故遣都統與屯喜哥復取威州及獲鹿縣既而詔擇義軍爲三等阿魯帶奏自去歲初置帥府已按閱本軍去其冗食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屢試而可者父子兄弟自相救援各顧其家心一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其處不相諳委矣國家糧儲常患不繼豈容僥冒其間但本府之兵不至是耳事勢方殷分別如此彼居中下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且義軍率皆農民已散歸田畝趨時力作徵集旬

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詔許之阿魯帶繕完州縣之可守者其不可守者遷徙其民依險爲柵以備緩急澤州舊隸昭義軍近年改隸孟州阿魯帶奏澤州城郭堅完器械具備若屯兵數千臣能保守之今聞議遷于青蓮寺山寨距州既遠地形狹隘所容無幾一旦有急所保者少所遺者多徒棄名城以失太行之險則沁南昭義不問通矣詔澤州復隸昭義軍是歲潼關失守阿魯帶趨備藍田商州乃陳河北利害畧曰今忻代撤戍太原帥府衆纔數千平陽行省兵亦不多河東河北之勢全恃潞州潞州兵強則國家基本漸可復立臣已將兵離境

乞復置潞州帥府阿魯帶行次沔池右副元帥蒲察阿里
不孫敗績逃匿不知所在阿魯帶亦被劊收集遺卒卧沔
池詔還潞州興定元年改簽樞密院事數月以元帥左監
軍兼山東路統軍使知益都府事未幾權參知政事行尙
書省于益都阿魯帶復立潞州最有功識遼州刺史郭文
振舉以爲將旣而去潞州張開代領其衆與郭文振不相
得文振漸不能守矣

贊曰貞祐之時僕散安貞定山東僕散端鎮陝西胥鼎控
制河東侯摯經營趙魏其措注設施有可觀者故田琢撫
青齊完顏弼保東平必蘭阿魯帶守上黨皆嚮用有功焉
高琪忌功汝璠固位西啓夏魯芬南挑宋兵宣宗道謀是用
煦煦以爲慈皦皦以爲明予子以爲強旣而漳關破毀嶺
澗喪敗汴州城門不啓連月高琪方且增陴浚隍爲自守
計繕御寨以祈逃死然後田琢走益都而青齊裂蒙古綱
去東平而兗魯蹙僕散安貞死而南伐無功雖曰天道亦
由人事自是以往無足言者矣

列傳第四十二

金史一百三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

都總裁臣脫脫修

完顏仲元

完顏阿鄰

完顏震

烏古論長壽

完顏佐

石抹仲溫

烏古論禮

蒲察阿里

奧屯襄

完顏蒲刺都

夾谷石里哥

朮甲臣嘉

紇石烈桓端

完顏阿里不孫

完顏鐵哥

納蘭胡魯刺

完顏仲元本姓郭氏中都人大安中李雄募兵仲元與定

嘉靖八年刊

卷一百三

一



顏阿鄰俱應募數有功貞祐三年與阿鄰俱累功至節度
仲元爲永定軍節度使賜姓完顏氏仲元在當時兵最強
號花帽軍人呼爲郭大相公以與阿鄰相別頃之兼本路
宣撫使八月遙授知河間府事數月改知濟南府事權山
東東路宣撫副使貞祐四年山東乏糧仲元軍三萬欲於
黃河之側或陝右分屯上書乞補京官且言恢復河朔之
策當詰闕面陳詔曰卿兄弟鳩集義旅所在立功忠義之
誠皎然可見朕以參政侯擊與卿素厚命於彼中行省應
悉朕心卿永入見其意固嘉東平方危正賴卿等相爲聲
援俟兵勢稍緩即徙軍附河屯駐此時卿來蓋未晚也尚

思戮力朕不汝忘未幾改河北宣撫副使仲元部將李
季精功至刺史提控仲元奏賜金牌寔等皆爲名將功名
與仲元相埒仲元屢有功以本職爲從宜招撫使計約從
坦等軍圖恢復詔以仲元軍猥多差爲三等上等備征伐
中下給戍守懦弱者皆罷去紅襖賊千餘人據漣水縣仲
元遣提控婁室率兵擊破之斬首數百敗祝春擒郭偉餘
衆奔潰遂復漣水縣仲元兼單州經略使婁室遷兩階升
職一等未幾仲元遙授知歸德府事是歲十月徙軍盧氏
改商州經略使權元帥右都監詔曰商號潼關實相連屬
卿思爲萬全之計未幾潼關失守仲元軍趨商號復至

凌皆弗及仲元上書曰去年六月臣嘗請於朝廷乞選名將督諸軍臣得摧鋒身先士卒糧儲不繼竟不果行今將坐甲待敵則師老財殫日就困敝其大槩欲伐西夏以張兵勢又曰陝西一路最為重地潼關禁坑及商州諸隘俱當預備向者中都居庸最為要害乃由小嶺紫荆遶出我軍腹背受兵卒不能守近日由禁坑出遂失潼關可選精兵分地戍之其後乃置秦藍守禦及用兵西夏矣與定元年復為單州經略使敗宋人二千于龜山復敗步騎千餘于盱眙敗紅襖于白里港獲老幼萬餘人皆縱遣之宋人聞海州仲元軍高橋令提控完顏阿鄰領騎遶出其後夾擊之宋兵解去賜金帶優詔將大諭紅襖賊陷曹馬城剽掠徐單之間提控高琬等分兵擊之俘生口二千三年仲元奏州城既固積糧二十萬石集鄉義軍萬餘人並閑訓練足以守禦乞以所部渡河詔屯宿州與右都監紇石烈德同行帥府事仲元有足疾滿百日詔曰卿處置機務撫存將士出兵使李辛可也四年兼保靜軍節度使尋為勸農使五年為鎮南節度使元光元年知鳳翔府事鳳翔被圍左監軍石益合喜來濟軍仲元讓合喜總兵事合喜曰公素得衆心不必以官位見讓仲元請身先士卒諭諸將士曰凡有奇功者即承制超擢及危急乃輒注四品以下顏

蓋蝦蟆力戰功最輒授通遠軍節度使圍解奏請擅除拜之罪宣宗嘉其功皆許之遷元帥右監軍授河北東路兆委必刺猛安賜金五十兩重幣十五端通犀帶優詔褒諭正大間爲兵部尚書皇太后衛尉卒仲元爲將沈毅有謀南渡後最稱名將云

完顏阿隣本姓郭氏以功勞賜姓完顏大安中李雄募兵阿隣與完顏仲元等俱應募數有功宣宗即位遷通州防禦使宣宗遷汴阿鄰改同知河間府事兼清州防禦使將所部兵駐清滄控扼山東遷橫海軍節度使賜以國姓阿隣與山東路宣撫副使顏蓋天澤不相能詔阿隣當與天

澤共濟國事無執偏見妄分彼此尋改秦定軍節度使山東西路宣撫使是時仲元亦積功勞知濟南府賜姓完顏與阿隣俱加從宜招撫使詔書獎諭且令計約涿州刺史從坦等軍恢復中都於是仲元阿隣部兵猥多詔以三等差第之上等備征伐中下戍守懦弱者罷去量給地以贍其家阿隣所部黃鶴袖軍駐魚臺者桀驁不法掠平民劫商旅道路不通有司乞徙于滕州詔阿隣就處置之頃之破紅襖賊郝定于泗水縣柘溝村生擒郝定送京師斬之近制賜本朝姓者凡以千人敗敵三千者賜及總麻以上敗二千人以上者賜及大功以上敗千人以上者賜止其

家阿隣既賜姓以兄守揖及從父兄弟為請宰臣奏阿隣
功止賜一家宣宗特詔許之至是仲元上奏曰臣頃在軍
旅纔立微功遽蒙天恩賜之國姓非臣殺身所能仰報族
兄徐州機察副使僧喜前汾州酒同監三喜前解州鹽管
勾添章守興平縣監酒添福猶姓郭氏念臣與僧喜等昔
同一家今為兩族完顏阿隣與臣同功皇恩所加併及本
族僧喜等四人乞依此例不許改輝州經略使阿隣有衆
萬五千詔分五千隸東平行省其衆泣訴云我曹以國家
多難奮義相從捐田宅離親戚轉戰至此誓同立功偕還
鄉里今將分配他軍心實艱苦乞以全軍分駐懷衛輝州

之間捍蔽大河惟受阿隣節制阿隣亦不欲分之因以為
請宰臣奏若遂聽之非唯東平失備他將倣效皆不可使
矣宣宗以為然加遙授知河南府事應援陝西阿隣將兵
八千西赴至潼關聞京兆已被圍游騎至華州陝西行院
欲令阿隣駐軍商虢拒東向之路阿隣上奏臣本援陝西
遇難而止豈人臣之節夫自古用兵步騎相參乃可以得
志今乃各有所屬臨難不救互分彼此今臣所統皆步卒
願賜馬軍千人則京兆之圍不足解矣宣宗謂皇太子曰
阿隣赴難不回固善矣而軍勢單弱且駐內地以觀事變
併以虢州兵五千付之使乘隙而進卿以此意諭之也與

定元年遷元帥右都監出秦州伐宋宋統制吳筠守阜角
角又作郊堡城三重據山之鎮阿隣分兵絕其汲路克其外城
再克其次城宋兵縱火而出阿隣以騎兵邀之遣步卒襲
其後宋兵敗生獲吳筠及將校二百人馬數百匹糧萬石
及兵甲衣襖復敗宋兵于裴家莊六谷中斬五百級墜澗
死者甚衆又敗之于寒山嶺龍門關大石渡得粟二千餘
石復敗之于稍子嶺斬首二千餘級生擒百人是時三月
宿麥方滋阿隣留兵守之已而宋兵大至金兵敗阿隣戰
沒贈金紫光祿大夫西京留守

完顏霆本姓李氏中都寶坻人粗知書善騎射輕財好施
得鄉曲之譽貞祐初縣人共推霆爲四鄉部頭霆招集離
散糾合義兵衆賴以安招撫司奏其事遷兩官霆與弟雲
率衆數千巡邏固安永清間遙授寶坻縣丞充義軍都統
劉璋說霆使出降霆縛送經略司遷三階攝寶坻令升都
提控遙授同知通州軍州事中都食盡霆遣軍分護清滄
河路召募賈船通餉道遙授同知清州防禦事從河北路
宣撫使完顏仲元保清滄遙授通州刺史河北東路行軍
提控佩金牌舊制宣撫副使乃佩金牌仲元奏臣軍三萬
管軍官三人皆至五品乞各賜金牌廷議霆輩忠勇絕人
遂與六改大名路提控復取玉田三河香河三縣徙屯濱

棟淄留副將孫江守滄州江以滄州降于王楫而江將兵圍觀州靈乃詐作書與孫江約同取滄州者王楫得其書果疑孫江與靈有謀召江還殺之靈乃定觀州而還進官三階充濱棣行軍都提控未幾遙授同知益都府事知宣差都提控遷棣州防禦使賜姓完顏氏屯海州俄權單州經略司事充宣差總領都提控興定元年泰安滕充土寇逢起東平行省侯摯遣靈率兵討之降石花五夏全餘黨二萬人老幼五萬口充權海州經略副使紅襖賊于忙兒寇海州靈擊走之二年宋高太尉兵三萬駐胸山靈軍乏糧采野菜麥苗雜食之宋兵柵胸山下隔湖港靈作港中

暗橋遣萬戶胡仲珪副統劉贊率死士由暗橋登山靈率兵四千人趨山下約以昏時舉火為期上下夾擊宋兵大敗墜澗溺水死者不可勝計斬高太尉彭元帥于陣餘衆潰去遷安化軍節度使經略副使如故以其子為符寶典書逾月宋兵復至靈逆戰馬兵城外夜半宋人乘虛踰城而入經略使阿不罕奴失刺率兵扼戰都統溫迪罕五兒副統蒲察永成蒲察只魯身先士卒殺二百餘人城賴以完詔五兒等各遷兩階四年改集慶軍節度使兼同知歸德府事五年改定國軍節度使兼同知京兆府事擢其子為護衛元光元年陝西行省白撒奏京兆南山密邇宋境

官民遷避其間者無慮百萬人可遣官鎮撫庶幾不生他
變宣宗以爲然十月寔以本官爲安撫使守同知歸德府
惟宏大司農丞郭皓爲副使分護百姓之遷南山者元光
二年卒

烏古論長壽臨洮府第五將突門族人也奉姓包氏襲父
永本族都管泰和伐宋充緄翻翅軍千戶取床川恭及祐
州宕昌辛城子以功進官二階貞祐初夏人攻會州統軍
使署征行萬戶升副統與夏人戰於窄土峽先登陷陣賞
銀五十兩戰東關堡以功署都統兼充安定定西保川西
軍軍馬都彈壓詔錄前後功遷授同知隴州防禦事世襲

本族都巡檢三年賜今姓攻瀾州程陳僧爲先鋒都統夏
人圍臨洮扼渭堡內外不通統軍司募人偵候臨洮消息
長壽應募賊二人擒一人問得臨洮及夏兵事勢以勞遷
宣武將軍遙授通遠軍節度副使招降諸蕃族及熟羊寨
秦州逋亡者復遷懷遠大將軍升提控興定元年夏人大
入隴西長壽拒戰遷平涼府治中兼節度副使充宣差鞏
州規措官項之遙授同知鳳翔府事兼同知通遠軍節度
事提控如故興定二年遷同知臨洮府事與提控洮州刺
史納蘭記僧分兵伐宋長壽由鹽川鎮進兵宋人守戍者
走保馬頭山合諸部族兵來拒長壽擊敗之復破其援兵

四千於荔川寨即趨宕昌縣破宋兵二千于八紉谷拔宕昌縣進攻西和洲先敗其州兵明日木波兵三千與宋兵合依川為陣長壽奮擊宋兵入保城堅壁不復出長壽乃還凡斬馘八千獲馬二百餘牛羊三萬器械軍實甚多納蘭記僧出洮州鐵城堡屢敗宋人完軍而還詔賞鳳翔秦鞏伐宋將士長壽遙授隴安軍節度使同知通遠軍提控如故頃之長壽升總領都提控改通遠軍節度使夏人攻定西是時弟世顯已降夏人夏人執世顯至定西城下謂長壽曰若不速降即殺汝弟長壽不顧奮戰夏兵退加榮祿大夫賜金二十五兩重幣三端世顯既降二子公政重壽當緣坐宣宗嘉長壽守定西功釋公政兄弟有司廉給之詔長壽曰汝久在戎行忠國事世顯之降必不得已汝永念國恩益思自效未幾夏人復攻會州行元帥府事石盞合喜發兵救未至夏人移兵臨洮長壽伏精兵五千于定西險要間敗夏兵三萬騎殺千餘人獲馬數百夏人已破西寧乃犯定西長壽擊却之斬首二百級既而三萬騎復至攻城甚急長壽乘城拒戰矢石如雨夏兵死者數千被創者衆乃解去是歲卒

完顏佐本姓梁氏初為武清縣巡檢完顏懿住本姓李氏為柳口鎮巡檢久之以佐為都統懿住副之戍直沽寨貞

二年亂軍遣張暉等三人來招佐執之翌日劉永昌
等二十人持文書來署其年曰天賜佐擲之虜衆執永
昌及暉等併斬之宣宗嘉其功遷佐奉國上將軍遙授德
州防禦使較住鎮國上將軍遙授同知河間府事皆賜姓
完顏氏詔曰自今有忠義如是者並一體遷授

賈曰古者天子胙土命氏漢以來乃有賜姓宣宗假以賞
一時之功郭仲元郭阿鄰以功皆賜國姓女奚烈資祿烏
古論長壽皆封疆之臣而賜以他姓貞祐以後賜姓有格
夫以名使人用之貴則費用之賤則賤使人計功而得國
姓則以其貴者反賤矣完顏寔完顏佐皆賜國姓者併附

于此

石抹仲溫本名老斡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充護衛十人長
太子僕正除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宿直將軍器物局使
坐前在武寧造馬鞍虧直章宗原之改左衛將軍遷左副
點檢坐江契丹逗遛降蔡州防禦使復召爲左副點檢遷
知臨洮府事奉和伐宋青宜可內附進爵二級賜銀二百
五十兩重幣十端詔曰青宜可之來乃汝管內與有勞焉
比與青宜可相合其間諸事量宜而行頃之諸道進兵仲
溫以隴右步騎五千出鹽川八年罷兵改知河中府崇慶
初遷陝西統軍使貞祐二年宋人攻秦州仲溫率兵敗之

尋充本路安撫使改鎮南軍節度使致仕興定三年卒
烏古論禮本名六斤益都猛安人充習騎累擢近侍局直
長轉本局副使左衛副將軍坐受沁南軍節度使充王永
成名馬玉帶杖一百削官解職起爲蒲速碗羣牧副使改
武庫署令宿直將軍復爲左衛副將軍順州刺史累遷武
寧軍節度泰和伐宋爲山東路兵馬都統副使兼副統軍
安化軍節度八年宋人請盟罷兵馬都統官仍以節度兼
副統軍大安三年改知歸德府兼河南副統軍歷知河南
府至寧初改知太原府事貞祐二年兼河東北路安撫使
三年充本路宣撫使頃之兼左副元帥四年太原被圍未
幾圍解進官二階興定三年卒

蒲察阿里興州路人以廕補官充護衛十人長武器署令
轉宿直將軍遷右衛副將軍宋兵犯分道鋪馳驛赴邊伺
其入以伏兵掩之改提點器物局泰和伐宋從右副元帥
匡爲副統攻宜城縣取之八年以功遷武衛軍副都指揮
使大安元年同知南京留守事徙壽州防禦使遷興平軍
節度使崇慶初遷元帥右都監明年轉左都監時都城被
圍道路梗塞阿里由太原至真定率師赴援抵中山不克
進貞祐二年移駐大名徵河南鎮防軍圖再舉衆既憚于
行而阿里遇之有厚薄軍變遇害衆因逃散宣宗詔元帥

左都監完顏弼安集其軍赦首惡以下河南統軍司更加
撫諭

與屯襄本名添壽上京路人大定十年襲猛安丞相襄舉
通練邊事授崇義軍節度副使改烏古里札詳穩召為都
木少監石州刺史未幾為平南盪江將軍以功陞壽州防
禦使遷河南路副統軍兼同知歸德府事昌武軍節度使
仍兼副統軍崇慶改元為元帥左都監救西京至墨谷口
一軍盡殲襄僅以身免坐是除名明年授上京兵馬使宣
宗即位擢遼東路宣撫副使未幾改速頻路節度使兼同
知上京留守事二年二月為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于

北京五月改留守兼前職俄遷宣撫使兼留守十一月詔
諭襄及遼東路宣撫使蒲鮮萬奴宣差蒲察五斤曰上京
遼東國家重地以卿等累效忠勤故委腹心意其協力盡
公以徇國家之急及詳來奏乃大不然朕將何賴自今每
事同心併力世無禦機會一失悔之何及且師克在和善鈞
從衆尚懲前過以圖後功三年正月襄為北京宣差提控
完顏習烈所害未幾習烈復為其下所殺詔曲赦北京

完顏蒲刺都古南路按出灰必刺罕猛安人充護衛除泰
定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起復唐古部族節度副使徙安
國軍移紮詳穩軍官原州刺史坐買部內馬虧直奪官一

潛降北京兵馬都指揮使寧遠軍刺史歷同知臨洮府西
京留守事崇慶元年遷鎮武軍節度備禦有功遷一官初
置東西面經略司就充西面經略使上言管內太和嶺諸
隘屯兵控制邊要行元帥府輒分臣兵萬二千戍真定餘
衆不足守禦近日復簡精銳二千七百人以往今見兵不
滿萬老羸者十七八臣死固不足惜顧國家之事不可不
慮新設經略移文西京太原河東取軍馬大數並稱非臣
所統詔真定元帥府還其精銳二千七百人西京太原嵐
州有警急約為應援州郡皆不欲屬經略司遂罷經略官
入為簽樞密院中書改左副點檢四年遷兵部尚書興定元
年致仕四年卒

夾谷石里哥上京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泰州防禦判
官補尚書省令史歷臨潢安速路都總管判官累除刑部
主事改薊州副提控駐軍大名俄遷翰林待制為宿州提
控與山東宣撫完顏弼攻大沫堦賊衆千餘逆戰石里哥
以騎兵擊之盡殫提控沒烈入自北門遂擒劉二祖以功
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坐前在宿州掠良人為生口當死
特詔決杖八十徙沼州防禦使山東路副統軍坐不時遣
兵往宿遷取妻子解職起為東平行軍提控興定元年
宋兵于宿州以功遙授安化軍節度使移定海軍卒

宋甲臣嘉北京路猛安人襲父謀克泰和伐宋隸陝西完顏綱麾下歷通州海州同知軍州事貞祐二年除武器署丞改集寧有功遷河南統軍判官拱衛直副都指揮使河東治中遙領綏州刺史兼延安治中就遷同知府事改同知河間府事興定元年行樞密院于壽州由壽泗渡淮伐宋二月破宋兵三千於漸湖灘斬三百級有詔蹂踐宋境上毋深入臣嘉駐霍丘植岡村縱輕騎鈔掠焚毀積聚獲宋謀者張聰知宋兵二千屯高柳橋老幼甚衆其寨兩城環之以水臣嘉遣張聰持牒招之不從先令水軍徑渡攻之軍士牛青操戈刺陣皆波靡散去遂登陴大軍繼之與其寨而還遇宋兵數千於梅景村臣嘉伏兵林間以步卒誘致之伏發宋兵潰追奔十餘里生擒其將阮世安等五人獲器仗甚衆二年當征南功升職一等遷元帥右都監充陝西行省參議官四年兼金安軍節度使五年改知延安府事轉左都監駐兵京兆元光元年卒

統石烈桓端西南路忽論宋割猛安人襲兄銀木可謀和伐宋克行軍萬戶破宋兵二千於蔡州加宣武將軍自壽州渡淮敗宋步騎一萬五千于鷓子嶺遂克安豐軍還除同知懷遠軍節度事權木典乂詳穩大安三年西京行省選克合扎萬戶遙授同知清州防禦事改與平

節度副使遙授顯德軍節度副使徙東路宣撫司都統敗
移刺留哥萬五千衆于御河寨奪車數千兩降萬餘人加
驃騎衛上將軍遙授同知順天軍節度事貞祐二年爲宣
差副提控同知婆速路兵馬都總管行府事貞祐三年蕭
鮮萬奴取咸平東京瀋澄諸州及猛安謀克人亦多從之
者三月萬奴步騎九千侵婆速近境桓端遣都統溫迪罕
伯哥輦擊却之四月復掠上古城遣都統兀顏鉢轄拒戰
萬奴別遣五千人攻望雲驛都統奧屯馬和尚擊之都統
夾谷合打破其衆數千于二义里五月都統溫迪罕福壽
破萬奴之衆于大寧鎮拔其壘其衆殲焉九月萬奴衆九
千人出宜風及易池桓端率兵與戰其衆潰去因招唃吉
幹都麻渾賓哥出臺谷入顏哥不灰活拙按出字德烈隣
十一猛安復來附擇其下男補軍攻城邑之未下者貞祐
四年桓端遣王汝弼由海道奏事宣宗嘉其功桓端遷遼
海軍節度使同知行府事宣差提控如故婆速路溫甲海
世襲猛安權同知府事溫迪罕哥不霽遷顯德軍節度使
兼婆速府治中權判官前脩起居注裴滿按帶遷兩階升
二等王汝弼遷四階升四等餘將士有功者詔遼東宣撫
承制遷賞是歲改邳州刺史充徐州界都提控紅襖賊數
萬攻邳州桓端破之于黃山賊復來桓端薄其衆走保此

山追擊敗之溺沂水死者甚衆賊攻萬圍沂州同知防禦
事僕散撒合突圍出求救桓端率兵赴之撒合還入沂州
與桓端內外夾擊之殺萬餘人賊乃去樞密副史僕散安
貞上其功因奏曰桓端天資忠實深有計畫曉習軍事撒
合勇而有謀皆得軍民心乞加擢用桓端進金紫光祿大
夫兼同知武寧軍節度事提控如故召爲勸農副使充都
提控也陳州興定元年自新息渡淮伐宋破沙度店至定
城以少擊衆戰不留行未幾充宣差參議官復渡淮連破
宋兵獲其將沈俊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宋人城守不出
分兵攻其山寨水堡殺獲甚衆興定二年遷鎮南軍節度
使權元帥右都監數月改武衛軍都指揮使仍權右都監
行元帥府于息州徐州行樞密院石盩女魯歡剛復自用
權桓端以本官權簽樞密院事往代之四年冬上言竊聞
宋人與李全將併力來攻當預爲之防樞密院奏可召桓
端與朝臣面議尋有疾賜太醫御藥五年正月召至京師
疾病不能入見力疾草奏大略以南北皆用兵當豫防其
患及防河數策無何卒年四十五勅有司給喪事

完顏阿里不孫字彥成曷懶路泰申必刺猛安人明昌五
年進士調易州忻州軍事判官安豐縣令補尚書省令史
除興平軍節度副使應奉翰林文字轉修撰充元帥左監

軍統石烈執中經歷官執中圍楚州縱兵大掠坐不諫正
決杖五十大安初改戶部員外郎鈞州刺史執中行樞密
院於西京復以爲經歷官改威州刺史貞祐初累遷國子
祭酒歷越王濮王傳改同知平陽府事兼本路宣撫副使
召爲兵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改陝西路宣撫副使遷
元帥左都監改河平軍節度使河北西路宣撫副使改御
史中丞遼東宣撫副使再閱月權右副元帥參知政事遼
東路行尚書省事賜御衣廐馬安山甲上京行省蒲察五
斤奏其功賜金百兩絹百匹興定元年真拜參知政事權
右副元帥行尚書省元帥府于婆速路承制除拜刺史以

下不協是時蒲鮮萬奴據遼東侵掠婆速之境高麗畏其
強助糧八萬石上京行省蒲察五斤入朝遼東兵勢愈弱
五斤留江山守肇州江山亦頗懷去就及上京宣撫使蒲
察移刺都改陝西行省參議官而伯德胡土遂有異志宣
撫使海奴不迎制使坐而受詔阿里不孫械繫之頃之阿
里不孫輒矯制大赦諸道衆乃稍安而請罪于朝初留哥
據廣寧知廣寧府事溫迪罕青狗居蓋州妻子留廣寧與
伯德胡土約爲兄弟青狗兵隸阿里不孫內猜忌不協蒲
察移刺都嘗奏青狗無隸阿里不孫宣宗乃召青狗青狗
不受詔阿里不孫殺之胡土乃怨阿里不孫既而胡土率

兼伐高麗乃以兵戕殺阿里不孫權左都監納坦裕與監
軍溫迪罕哥不雷遙授東平判官參議軍事郭澍謀誅胡
士未敢發會上京留守蒲察五斤遣副留守夾谷愛谷左
右司員外郎抹撚獨魯詣裕計事裕以謀告二人二人許
諾遂召胡士至帳中殺之阿里不孫已死朝廷始得矯赦
奏疏詔有司獎諭未幾聞阿里不孫死于亂詔贈平章政
事芮國公納合裕真授左都監哥不雷進一階愛谷獨魯
郭澍遷官升職有差阿里不孫寬厚愛人敏於吏事能治
刑要識者以為用之未盡云

完顏鐵哥性淳直體貌雄偉粗通音平二十四襲父速頤

路曷懶合打猛安授廣威將軍御下惠愛察廉除臨海軍
節度副使改底刺紉詳穩丞相襄行省于北京鐵哥為先
鋒萬戶有功丁母憂服除遷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充右
副元帥完顏匡副統號平南盪江將軍攻光化軍王統制
以步騎出東門逆戰鐵哥擊却之拔鹿角奪門以入遂克
之進攻襄陽為前驅獲生口知江渡可涉處陰植標以識
之大軍至鐵哥導之濟屢戰皆捷以勞進官兩階匡圍德
安鐵哥總領攻城築壘于德安南鳳凰臺並城作甬道立
鵝車對樓攻之擊走張統制兵時暑還屯鄧州兵罷進官
兩階遷同知臨潢府事改西南路副招討宿州防禦使貞

祐二年樞密使徒單度移刺以鐵哥充都統入衛中都遷
東北路招討使兼德昌軍節度使蒲鮮萬奴在咸平忌鐵
哥兵強牒取所部騎兵二千又召泰州軍三千及戶口遷
咸平鐵哥察其有異志不遣宣撫使承充召鐵哥赴上京
命伐蒲與路既還適萬奴伐承充爲宣撫使撫前不發軍
罪下獄被害謚勇毅

納蘭胡魯刺大名路怕魯歡猛安人性淳直寡言笑好讀
書博通今古承安二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被詔
括牛于臨潢上京等路丞相襄有田在肇州家奴匿牛不
以實聞卽械擊正其罪而盡括之於是豪民皆懼無敢匿

者使還襄稱能居父喪盡禮御史舉其清節服除轉修撰
平章政事僕散端舉廉能有文采遷同知順天軍節度使
事從伐宋以勞加朝請大夫改禮部員外郎曹州刺史豪
民僕散掃合之私渡於定陶間逃兵盜劫皆藉爲囊橐累
政莫敢問胡魯刺捕治之窮竟其黨闔郡肅然改沃州改
南京路按察副使貞祐二年改泗州防禦使召爲吏部侍
郎遷絳陽軍節度使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是時兵興胡
魯刺完城郭繕器械料才壯爲鄉兵延問耆老招致儒士
咨以備禦之策鹽米儲待勸富民出粟郡賴以完賜詔褒
諭加資善大夫官其次子吾申改權經略使被召以疾不

能行卒于絳州 官其父十中 其子 贊曰泰和貞祐其間相去五年耳故將遺老往往在焉 其得君宿將皆斥外矣高汝礪任職舊臣皆守藩矣假以 重任其實疎之故石抹仲溫以下以見當時之將校焉

列傳第四十一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 臣 脫脫修

列傳第四十二

金史一百四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 臣 脫脫修

納坦謀嘉

鄒谷

高霖

孟奎

烏林答與

郭俱

溫迪罕達

王擴

移刺福僧

奧屯忠孝

蒲察思忠

紇石烈胡失門

完顏寓

幹勒合打

蒲察移刺都

納坦謀嘉上京路牙塔懶猛安人初習策論進士大定二 十六年選入東宮教鄆王琮瀛王瓌讀書以終場舉人試

補上京提刑司書史以廉能著稱承安元年契丹陀鎖寇掠韓州信州提刑司問諸書史誰入奏者皆難之謀嘉請行五年特賜同進士出身調東京教授湯池主簿太學助教丁母憂服闋累除翰林修撰兼修起居注監察御史貞祐初遷吏部員外郎翰林待制侍御史完顏寓舉謀嘉素行志在匡國可預軍政充元帥府經歷官中都城圍食且盡膏鼎奏京師官民能贍足貧民者計所贍遷官皆先給據謀嘉不受據而去中都危急謀嘉曰帥臣統數萬衆不能出城一戰何如自縛請降邪宣宗議遷都謀嘉曰不可河南地狹土薄他日宋夏交侵河北非我有矣當選諸王分鎮遼東河南中都不可去也不聽頃之除唐州刺史入爲太常少卿兼左拾遺遷鄭州防禦使改左諭德轉少詹事攝御史中丞未幾攝太子詹事興定元年潼關失守遷河南統軍使兼昌武軍節度使攝簽樞密院事行院許州汰去冗食軍士二千餘人上書諫伐宋不聽三年降潁州防禦使有告宋人將襲潁州者已而宋兵果至謀嘉有備乃引去有司上功不及告者謀嘉請而賞之四年召爲翰林侍講學士兼兵部侍郎同修國史五年卒

鄒谷字應仲密州諸城人中大定十三年進士第累官瀋王府文學尚書省奏擬大理司直上曰司直爭論情法折

正疑難谷非所長也宰臣曰谷有吏才陝西河南訪察及定課皆稱職上以谷為同知曹州軍州事召為刑部主事轉北京臨潢提刑判官入為大理寺丞尚書省點差接送伴宋國使官令史周昂具數具呈請左司都事李炳乘醉見之怒曰吾口舉兩人即是安用許為命左右攬昂衣欲杖之會左司官召昂去乃叱昂諸令史為奴畜明日語權令史李秉鈞曰吾豈惟筆罵汝進退去留亦皆在我羣吏將陳訴會官劾奏事下大理寺議差接送伴官事當奏聞炳謂口舉兩人當科違制谷曰口舉兩人一時之言當杖贖攬昂衣欲加杖當決二十上曰李炳讀書人何乃至是宰臣對曰李炳疾惡無人不能容耳上曰炳誠過矣告者未必是也乃從谷議厯濟南彰德府治中吏部郎中河東按察副使沂州防禦使歷定海秦寧軍節度使泰和六年致仕貞祐初卒

高霖字子約東平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符離主簿察廉遷泗水令再調安國軍節度判官以父憂還鄉里教授生徒恒數百人服除為絳陽軍節度判官用薦舉召為國史院編修官建言黃河所以為民害者皆以河流有曲折適逢隘狹故致湍決按水經當疏其院塞行所無事今若開雞爪河以殺其勢可免數埽之勞凡捲埽工物皆取於

民大為時病乞並河隄廣樹榆柳數年之後隄岸既固埽材亦便民力漸省朝廷從之遷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改監察御史丁母憂起復太常博士改都水監丞簽陝西路按察司事體訪官負能否仍赴闕待對時南征調發繁急民稍稽滯有司皆坐失誤軍期罪霖言其枉悉出之授都水少監大安初為耀州刺史三年遷河北東路按察副使改韓王傅兼翰林直學士崇慶初改工部侍郎兼直學士至寧元年八月霖奉儲待迎宣宗至新城勅霖南迎諸妃既至賜錢千貫遷官二階二年除河平軍節度使兼都水監霖請城宜村為衛州以護北門上從之入為兵部尚書

知大興府事俄權參知政事與右丞相承暉行省于中都尋改中都留守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平章政事抹撚盡忠棄中都南奔霖與子義傑率其徒夜出不能進謂義傑曰汝可求生吾死於此矣霖死義傑伏群屍中以免贈翰林學士承旨令立碑鄉里歲時致祭訪其子孫錄用謚文簡孟奎字元秀遼陽人大定二十一年進士調黎陽主簿丁母憂服闋調淄州軍事判官遷汲縣令察廉改定典令補尚書省令史從參知政事馬琪塞澶淵決河改中都左警巡使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禮接士大夫在其門者號塗巖十俊奎其一也改都轉運同度支判官上京等路提刑

判官初遼東契丹判余里也嘗殺驛使大理司直有契丹人同名者有司輒繫之獄奎按囚速頻路讞而出之既而果獲其殺司直者遷同知西京路轉運使事置行樞密院于鎮寧充宣差規措所官給軍用改簽河東南北路按察司事武州刺史上言三事其一曰親民之寄今吏部之選頗輕使武夫計資而得權歸胥吏每縣宜參用士人使紀綱其事未幾改曹州刺史再調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早詔審錄中都路冤獄多平反大安初除博州防禦使凡屬縣事應赴州者不得泊於逆旅以防吏姦人使之改山東東西路安撫副使遷北京臨潢等路按察轉運使以本官為行六部侍郎劾奏監軍完顏訛出虛造功狀訛出生免官詔以奎為宣差都提控貞祐初以疾卒謚莊肅烏林谷與本名合住大名路納鄰必刺猛安人充奉職奉御尚食局直長兼頓舍除監察御史累官武勝軍節度使北京按察轉運使太子詹事武衛軍都指揮使貞祐二年知東平府事權宣撫副使改西安軍節度使入為兵部尚書上言按察轉運司拘權錢穀糾彈非違此平時之治法今四方兵動民心未定軍士動見刻削乞權罷按察及勸農使又曰東平屯兵萬餘可運濱鹽易糧芻給之又曰潼關及黃河津要將校皆出卒伍類庸懦不可用乞選材武

者代之又曰充曹濮濟諸郡皆可屯重兵勅州縣官勸民力穡至於防秋則清野保城下尚書省竟不施行新制科買軍器材物稽緩者並的決與奏有司必督責趣辦民將不堪可量罰月俸從之坐前在陝州市物虧直降鄭州防禦使尋召為拱衛直都指揮使復為兵部尚書興定三年卒

郭侯字伯有澤州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長子主簿萊州觀察判官萊陽縣令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大理司直丁母憂起復太常博士左司都事御史臺舉侯及前應奉翰林文字張懺吏部主事王質刑部主事抹撚居中

通事舍人完顏合住弘文校理把掃合吏部架閣管一烏古論和尚尚書省令史溫迪罕思敬皆才幹可用詔各升一等遷除侯平陽府治中張懺國子博士王質昭義軍節度副使抹撚居中大理司直完顏合住侍儀司令把掃合同知弘文院事烏古論和尚利涉軍節度副使溫迪罕思敬同知定武軍節度事久之侯召為同知登聞鼓院兼祕書丞遷禮部郎中滕州刺史同知真定府事上言每季公注巡尉官吏刑兩部斟酌盜賊多寡處選注詔議行之改中都西京按察副使遷國子祭酒泰和六年代宋充宣差山東安撫副使七年遷山東宣撫副使大安元年遷遼東

按察轉運使改中都路都轉運使泰定軍節度使陝西東
路按察轉運使貞祐三年罷按察司仍充本路轉運使行
六部尚書改河北西路轉運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溫迪罕達字子達本名謀古魯蓋州按春猛安人性敦厚
寡言笑初舉進士廷試搜閱官易達貌小謂之曰汝欲求
作官邪達曰取人以才學不以年貌衆咸異之明昌五年
軍第調固安主簿以憂去官服除調信州判官丞相襄辟
行省幕府改順州刺史補尚書省令史除南京警巡使居
父喪是時伐宋兵興起復給事行尚書省大安初遷德興
府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宣宗遷汴以本職護送衛士妻子

復被詔運大名粟由御河抵通州事集通一官轉戶部員
外郎左司郎中遇繼母憂起復太常少卿充陝西元帥府
經歷官興定元年召還攝侍御史上疏論伐宋略曰天時
向暑士馬不利宜俟秋涼無不可者又曰遼東興王之地
移刺都不能守走還南京度今之勢可公濮王守純行省
蓋州駐兵合思罕以繫一方之心昔祖宗小封建諸王錯時
相維以定大業今乃委諸疎外非計也宣宗曰一子非所
愛但幼不更事詎能辦此逾月復上言云下輕重係于宰
相邇來每令權攝甚無謂也今之將帥誰者不能戰戰者
不能謀今豈無其人但用之未盡耳宣宗曰人才難知故

先試其稱否卿何惠焉所謂用之未盡者為誰對曰陝西
統軍使把胡魯忠直幹略知延安府古里一甲石倫深沉有
謀能得士心雖有微過不足以累大宰相高琪高汝礪惡
其言俄充陝州行樞密院參議官二年召為戶部侍郎改
刑部兼左司諫同知集賢院改大理卿兼越王傅尋遷河
南統軍使昌武軍節度使行六部攝同答樞密院行院許
州改集慶軍節度使是時東方荐饑達上疏曰亳州戶舊
六萬今存者無十一何以為州且今調發數倍于舊乞量
為減免是歲大水碭山下邑野無居民轉運司方憂兵食
達謾聞二縣無主稻田且萬頃收可數萬斛即具奏請

大駭詔戶部尚書高夔佩虎符專治其事所獲無幾夔坐

累抵罪達自念大奏因感愧發病尋卒

王擴字充之中山永平人明昌五年進士調鄧州錄事掣

色律令文字遷居懷安令猾吏張執中誣敗二令擴到官執

中挈家避去改以保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德

州防禦使事被詔賑貸山東西路饑民棣州尤甚擴輒限

數外給之泰和以宋山東盜賊起被安撫使張萬公牒提

控督捕擴行章丘道中遇一男子舉止不常捕訊果歷城

大盜也眾以為有神再遷監察御史被詔詳讞冤獄是時

凡闢殺奏決者立早宗輒減死由是中外斷獄皆以出罪為

賢擴謂同輩曰上土者既讞地下之寃云何是時置三司治財擴上書曰大志及間曹望之為戶部財用殷阜亦存乎人而已今三司職事皆戶部舊式其官乃戶部之舊官其吏亦戶部之舊吏何以愚於戶部而智於三司乎既而三司亦竟罷張煒職辦西北路糧草者數年死亡多尚書省奏擴考按會煒亦舉王謙自代王謙發其姦蠹擴按之無所假借煒舊與擴厚使人諉擴曰君不念同舍邪擴曰既奉詔安得顧故人哉大安中同知橫海軍節度事簽河東北路按察事貞祐二年上書陳河東守禦策大槩謂分軍守隘兵散而不成軍聚之隘內軍合則勢重饋餉一塗以逸待

勞以主待客此上策也又曰軍校猥衆分例過優萬戶一負其費可給兵士三十人本路三從宜萬戶二百餘負十羊九牧類例可知乞以千人為一軍擇望重者一人萬戶兩猛安四謀克足以教閱約束矣豈不簡易而省費哉又曰按察兼轉運本欲假糾劾之權以檢括錢穀邇來軍興糧道軍府得而制之今太原代嵐三軍皆其州府長官如令通掌資儲則弊立革按察之職舉矣又曰數免租稅科糴益繁民不為恩徒增廩給教練無法軍不足用書奏不見省遷汴後召為戶部侍郎遷南京路轉運使太府監奏羊瘦不可供御宣宗召擴詰問擴奏曰官無羊皆取於民

今民心未安宜崇節儉廷議肥瘠紛紛非所以示聖德也
宣宗首肯之平章政事高琪閱尚食物謂擴曰聖主焦勞
萬機賴膳羞以安養臣子宜盡心擴曰此自食監事何勞
宰相高琪默然銜之有司奪市人衣以給往戍潼關軍士
京師大擾擴白宰相請三日造之高琪怒不從潼關已破
大元兵至近郊遣擴行六部事規辦潼關芻糧戶部負外
郎張好禮往商號過中牢不可進高琪奏擴畏避下吏論
死宣宗薄其責削兩階杖七十張好禮削三階杖六十降
為遙授隴州防禦使行六部侍郎規辦秦鞏軍食逾月權
陝西東路轉運使行六部尚書致仕興定三年卒謚剛毅
擴博學多才梗直不容物以是不振於時云

移刺福僧東北路烏連苦河猛安人以陰補吏部令史轉
樞密院調滕州軍事判官歷甄官署直長幽王府司馬順
義軍節度副使部內世襲猛安木吞掠民婦女藏之窟室
人頗聞之無敢發其罪者福僧請于節度使願自効既跡
得其所在率衆入索之得婦女四十三人木吞抵罪徙橫
海軍轉同知開遠軍節度事簽北京臨潢按察事與中治
中莫州刺史上言沿邊軍官私役軍人邊防不治及擾動
等事按察司專一體究各路宣差提控嚴勒禁治詔尚書
省行之大安初改沃州同知興中府事福僧督民繕治城

郭浚濠爲禦守備百姓頗怨頃之兵果至攻其北城福僧
戰其北使備其西薄暮果攻其西以有備乃解去尋改廣
寧崇慶元年秋福僧被燔如鄰郡大兵薄城其子銅和尚
率家奴拒戰廣寧賴之以完福僧還悉放奴爲良終不言
子之功識者多之未幾充遼東宣撫副使歲大饑福僧出
沿海倉粟先賑其民而後奏之優詔獎諭至寧元年除禁
王傳兼吏部郎中胡沙虎作難福僧稱疾不出宣宗封胡
沙虎澤王百官皆賀福僧不往胡沙虎欲據而罪之詔除
福僧壽州防禦使貞祐三年遷山東西路按察轉運使是
歲按察司罷仍充轉運使久之致仕興定二年十一月庚

未宣宗御登賢門召致仕官兵部尚書完顏蒲刺都戶部
尚書蕭貢刑部尚書僕散偉工部尚書奧屯扎里吉翰林
學士完顏孛迭轉運使福僧河東北路轉運使趙重福心
南軍節度使猪奮鎮南軍節度使石抹仲溫泰定軍節度
使李元輔中衛尉完顏奴婢原州刺史紇石烈字吉賜食
訪問時政得失福僧乃上書曰爲今之計惟先招徠外人
選擇亂人舊有宿望雄辨者諭以恩信彼若內附然後中
都可復遼東可通今西北多虞而南部不敢撤戍勇糧調
度仰給河南賦役頻繁民力疲弊宜開宋人講和之端繼
定河朔養兵蓄銳策之上也又曰山東殘破羣盜滿野官

軍既少且無騎兵若宋人資以糧餉假以官守為患愈大當選才幹官充宣差招捕以恩賞諭使復業莫其壯悍為兵亦致勝之一也又曰自承安用兵軍中設監戰官論議之間動相矛盾不懲其失反以為法若輩平居皆選材勇自衛一旦有急驅疲懦出戰寧不敗事罷之為便書奏朝廷略施用焉元光元年卒

贊曰宣宗急於求賢而使小人聞之悅於直言而使邪說亂之貞祐興定之間豈無其人哉是故直言蔽於所惑羣才誦於見忌耳自納坦謀嘉以下可攷見焉

與屯忠孝字全道本名牙哥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幼孤

母孝中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科補蒲州司候察廉遷一官除校書郎兼太子司經三遷禮部員外郎遷翰林待制權戶部侍郎佐參知政事胥持國治決河以勞進一階除河平軍節度使兼都水監遂疏七祖佛河及王村周平道口雞瓜孫家港復開東明南陽岡馬蹄孫村諸河忠孝常曰河之為患不免勞民復壘石為岸十餘里民不勝其病矣改沁南軍坐前在衛州勾集妨農軍借民錢不令償由是貧富不相假貸軍民不相安降寧海州刺史改滑州歷同知南京留守遷定國軍節度使復為沁南軍人為太子少傅兼禮部尚書貞祐初議降衛紹王忠孝與蒲察思忠附

胡沙虎議語在思忠傳頃之拜參知政事中都圍急糧運道絕詔忠孝搜括民間積粟存兩月食用悉令輸官酬以銀錢或僧道戒牒是時知大興府事有鼎計畫軍食奏許人納粟買官鼎已籍者忠孝再括之令百姓兩輸欲爲已功左謀議大夫張行信上疏論之曰民食止存兩月而又奪之使當絕食不獨歸咎有司而亦怨朝廷之不察也宣宗善行信言命近臣與忠孝同審處焉謂忠孝曰國家本欲得糧今旣得矣姑從民便可也頃之行信復奏曰參政與屯忠孝平生矯僞不近人情急於功名詭異要譽慘刻害物忍而不恤勾當河防河朔居民不勝其病軍負民

抑不令償東海欲用胡沙虎本朝皆曰不可忠孝獨力薦及胡沙虎作難忠孝自謂有功詔議東海爵號忠孝請籍沒其子孫及論特末也則云不當籍沒其偏黨不公如此無事之時猶不容一相非才况今多故乃使此人與政如社稷何宣宗曰朕初即位當以禮進退大臣卿語其親知諷之求去可也行信以語右司郎中把胡魯把胡魯以宣宗意白忠孝忠孝覲然不聽語之罷爲太子太保出知濟南府事改知中山府尋薨年七十謚惠敏

蒲察思忠本名畏也隆安路合懶合兀主猛安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文德漸陰主簿國子助教應奉翰林文字

太學博士累遷涿州刺史吏部郎中遷潞王傅被詔與翰林侍讀學士張行簡討論武成王廟配等列思忠奏曰伏見武成王廟配享諸將不以世代為先後按唐祀典李靖李勣居吳起樂毅上聖朝太祖以二千之衆破百萬之師太宗克宋成此帝業秦王宗翰宋王宗望婁室谷神與前代之將各以功德間列可也思忠論多矯飾不盡錄錄其頗有理者云遷大理卿兼左司課同修國史泰和六年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詔以備禦攻守之法集百官議于尚書省廷臣尚多異議思忠曰宋人攻圍城邑動至數千不得為小寇但當選擇賢將宜攻宜守臨時制變無不可者上以為然項之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左諫議大夫大理卿同修國史如故再閱月兼知審官院正職外兼四職自思忠始宋人請和賜銀五十兩重綵十端丁母憂起復侍講學士兼諫議修史知審官院轉侍讀兼兵部侍郎貞祐初胡沙虎請廢衛紹王為庶人思忠與奧屯忠孝阿附胡沙虎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位以私己乎宣宗不從項之遷太子太保兼侍讀修國史二年春享于太廟思忠攝太尉醉毆禮直官御史臺劾奏降秘書監兼同修國史項之遷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卒

統石烈胡失門上京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累官補尚

書省令史除中都路度支判官調河北東路都勾判官累
官翰林直學士大理卿右諫議大夫興定二年伐宋克元
帥左都監紇石烈牙吾塔參議官牙吾塔至楚州不待行
省僕散安貞節制輒進兵宋人堅壁不出野無所掠軍士
疲乏餓死相望直前至江而復安貞劾奏之牙吾塔坐不
奉詔約胡失門不矯正特詔原之改同知彰德府事五遷
吏部尚書五年拜御史大夫元光元年兼大司農二年薨
宣宗輟朝百官致奠

完顏寯本名訛出西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
調河東北路提刑司知事改同知遼州軍州事召為國史
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南京路轉運副使丁父憂起
復太府監丞改吏部員外郎大安初除知登聞檢院累遷
右司郎中翰林待制兼侍御史貞祐初議衛紹王事語在
衛紹王紀中都圍急詔於東華門置招賢所內外士庶皆
得言事或不次除官由是閭閻細民徃徃銜鬻求售守
信者本一村夫敢為大言以諸葛亮為不知兵寯薦于朝
詔署行軍都統募市井無賴為兵教閱進退跳擲大槩似
童戲其陣法大書古今相對四字於旗上作黃布袍緇巾
鑼牌各三十六事牛頭響環六十四枚欲以怖敵而走之
大率皆誕妄因與其衆出城殺百姓之樵採者以為功費

耐兒者本歧路小說人俚語詼朝以取衣食製運糧車千兩是時材木甚艱所費浩大觀者皆竊笑之草澤李棟在衛紹王時嘗事司天監李天惠依附天文假託占卜趨走貴臣俱為司天官棟嘗密奏白氣貫紫微主京師兵亂幸不貫微得不成禍既而高琪殺胡沙虎宣宗愈益信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奏曰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參預機務甚無謂也司天之官占見天象據經陳奏使人主飭己修政轉禍為福如有天象乞令諸監官公同陳奏所見或異則各以狀聞不宜偏聽也上召行信與寓面訂守信事後與近侍就決于高琪高琪言守信不可用上乃以行信之言

為然頃之寓遷禮部侍郎改東京副留守隴州防禦使遷安化軍節度使兼山東路統軍副使興定元年四月詔寓以本官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和輯苗道潤移刺鐵哥軍事語在道潤傳十二月密州破寓為亂軍所殺

幹勒合打蓋州本得山猛安人以蔭補官充親軍調陰山尉縣當兵衝合打率土豪官兵身先行陣貞祐初以功遷本縣令縣升為忠州合打充刺史州被兵久耕桑俱廢詔徙其民于太和嶺南合打遙授同知太原府事仍領其衆俄以本官遙授彰德軍節度使權河東北路宣撫副使督糧餉往代州合打不欲行因與宣撫使完顏伯嘉爭辨合

打恐伯嘉奏聞乃先奏伯嘉辱已御史臺廉得其事未及
奏伯嘉合打皆改遷合打改武寧軍節度使數月召為勸
農使久之為金安軍節度使興定元年復為勸農使歷知
河間府權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駐兵蔡息間權同簽
樞密院事守河清改知歸德府事合打屢守邊要無他將
略雖未嘗敗北亦無大功元光元年卒

蒲察移刺都東京猛安八父吾迭太子太傅致仕移刺都
勇健多力充護衛十人上六調同知秦州防禦使事武衛軍
幹轄以憂去官起復武器署令從軍兵潰被執貞祐二年
與降兵萬餘人俱脫歸漂之隆安府治中賜銀百兩重幣六

端送授信州刺史有功遷蒲與路節度使兼同知上京留
守事進三階改知隆安府事逾年允遼東上京等路宣撫
使兼左副元帥再閱月就拜尚書右丞移刺都與上京行
省蒲察五斤爭權及賣隆安戰馬擅造銀牌誣賊殺人已
而矯稱宣召棄隆安赴南京宣宗皆釋不問除知河南府
事俄改元帥左監軍權左副元帥充陝西行省參議官無
何兼陝西路統軍使興定二年四月改簽樞密院事權右
副元帥行樞密院於鄧州御史臺奏移刺都在軍中買沙
覆道盜用官銀矯制收禁書指斥鑾輿使親軍守門護衛
押宿擬前後衛仗婢妾効凶人粧飾等數事詔吏部尚書

阿不罕斜不失鞠之坐是誅

贊曰讀金史至張行信論奧屯忠孝事曰嗟乎宣宗之不足與有為也如此夫進退宰執豈無其道也哉語其親知諷之求去豈禮邪是故奧屯忠孝蒲察思忠之黨比紇石烈胡失門之疲衆完顏寓之輕信誤國幹勒合打之詆訟上官於是曾不之罪夫政刑豈小懲大誡之道哉

列傳第四十二

列傳第四十三

金史一百五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程案

任熊祥

孔璠子

范拱

張用直

劉樞

王儵

楊伯雄兄伯淵

蕭貢

溫迪罕締達

張翰

任天寵

程案字公弼燕之析津人祖冀仕遼廣德軍節度使冀凡

六男父子皆擢科第士族號其家為程一舉冀次子四穆

遼崇義軍節度使案四穆之季子也自幼如成人及冠為

學中進士甲科累遷殿中丞天輔七年太祖入燕授尚書
都官員外郎錦州安昌令累加起居郎為史館修撰以從
軍有勞加少府少監熙宗時歷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
宋上疏言事其略曰殿前點檢司古殿巖環衛之任所以
肅禁籙尊天子備不虞也臣幸得近清光從天子觀時政
之禮比見陛下校獵凡羽衛從臣無貴賤皆得執弓矢馳
逐而聖駕崎嶇沙磧之地加之林木叢鬱易以迷失是日
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獨不知車駕何在瞻望久之始
有騎來報皇帝從數騎已至行在竊惟古天子出入警蹕
清道而行至於楚文雲夢漢儀長楊皆大陳兵衛以備非

常陛下膺祖宗付託之重柰何獨與數騎出入林麓沙漠
之中前無斥候後無羽衛甚非肅禁籙之意也臣願陛下
熟計之後若復獵當預戒有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然後
下令清道而行擇衝要稍平之地為駐蹕之所簡忠義爪
牙之士統以親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其麋鹿既來然
後馳射仍先遣搜閱林數明立幟幟為出入之馳道不然
後恐貽宗廟社稷之憂又曰臣伏讀唐史追尊高祖以下
謚號或加至十八字前宋大中祥符間亦加至十六字亡
遼因之近陛下亦受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十字臣竊
謂人臣以歸美報上為忠天子以追崇祖考為孝太祖武

元皇帝受命開基八年之間奄有天下功德茂盛振古無前止謚武元二字理或未安何以示將來臣願詔有司定議謚號庶幾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使耿光丕烈傳于無窮又曰古者天子皆有巡狩無非事者或省察風俗或審理冤獄或問民疾苦以布宣德澤皆巡狩之名也國家肇興誠恐郡國新民逐末棄本習舊染之汙奢侈詐偽或有不明之獄僭濫之刑或力役無時四民失業今鑿輅省方將憲古行事臣願天心洞照委之長貳釐正風俗或置團圉以申冤枉或遣使郡國問民無告皆古巡狩之事昔漢昭帝問疾苦光武求民瘼如此則和氣通天下丕平可坐而

待也又曰臣聞善醫者不視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否而已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危矣是故四肢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天下雖無事不足矜也綱紀而已矣尙書省天子喉舌之官綱紀在焉臣願詔尙書省戒厲百官各揚其職以立綱紀如吏部天官以進賢退不肖爲任誠使升黜有科任得其人則綱紀理而民受其賜前代興替未始不由此者虞舜不告而娶二妃帝嚳娶四妃法天之四星周文王一后三夫人嬪御有數選求淑媛以充後宮帝王之制也然

女無美惡入宮見妬陛下欲廣嗣續不可不知而告戒之
又曰臣伏見本朝富有四海禮樂制度莫不一新宮禁之
制尙未嚴密胥吏健卒之輩皆得出入莫有呵止至淆混
而無別雖有闡入之法久尙未行甚非嚴禁衛明法令之
意陛下不可不知而必行疏奏上嘉納之於是始命有司
議贈上太祖尊謚皇統八年十二月由翰林侍講學士爲
橫海軍節度使移彰德軍節度使卒官年六十二家剛直
耿介不諂奉權貴以希苟進有古君子之風云

任熊祥字子仁八代祖圜爲後唐宰相圜孫睿隨石晉北
遷遂爲燕人熊祥登遼天慶八年進士第爲樞密院令史
太祖平燕以其地畀宋熊祥至汴授武當丞宋法新附官
不釐務熊祥言於郡守楊皙曰旣不與事請止給半俸以
養親皙雖不許而喜其廉金人取均房州熊祥歸朝復爲
樞密院令史時西京畱守高慶裔攝院事無敢忤其意者
熊祥未嘗阿意事之其後杜充劉筈同知燕京行省法制
未定一日有異論熊祥爲折衷之歷陞磁州刺史開封少尹
行臺工部郎中同知汴京畱守事天德初爲山東東路轉
運使改鎮西軍節度使是時詔徐文張弘信討東海縣弘
信逗遛稱疾不進決杖二百熊祥被詔爲會試主文以事
不避難臣之職爲賦題及御題熊祥復以賞罰之令信如

四時爲賦題海陵大喜以爲翰林侍讀學士大定初起爲太子少師時契丹賊窩斡竊號北鄙用兵未息上以爲憂詔公卿百官議所以招伐之宜衆皆異議熊祥徐進曰陛下以勞民爲憂用兵爲重莫若以恩信招懷之上問孰可使者對曰臣雖老憑國威靈尙堪一行上曰卿老矣無煩爲此七年復致仕熊祥事母以孝聞母沒時熊祥年已七十不食三日人皆稱之卒于家

孔璠字文老至聖文宣王四十九代孫故宋朝奉郎襲封端友弟端操之子齊阜昌二年補迪功郎襲封衍聖公主管祀事天會十五年齊國廢熙宗卽位興制度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天眷三年詔求孔子後加璠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奉祀事是時熙宗頗讀論語尚書春秋左氏傳及諸史通曆唐律乙亥乃罷皇統元年三月戊午上謁奠孔子廟北面再拜顧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爲悔大凡爲善不可不勉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萬世高仰如此皇統三年璠卒子拯襲封加文林郎拯字元濟天德二年定襲封衍聖公俸格有加于常品是歲立國子監久之加拯承直郎大定元年卒弟總襲封加文林郎總字元會大定二十年召總至京師欲與之官尚書省奏總主先聖祀事若加任使守奉有闕上曰然乃授

出阜縣令明昌元年卒子元措襲封加文林郎元措字孟
得三年四月詔曰衍聖公視四品階止八品不稱可超遷
議大夫永著于令四年八月丁未章宗行釋奠禮北面
拜親王百官六學生負陪位永安二年正月詔元措兼
曲阜縣令仍世襲元措歷事宣宗哀宗後歸大元終焉四
十八代端甫者明昌初學士党懷英薦其年德俱高讀書
樂道該通古學召至京師特賜王澤榜及第除將仕郎小
學教授以主簿奉祀致仕

范世字清叔濟南人九歲能屬文深於易學宋末登進士
第調廣濟軍曹權邦彥辟為書記攝學事劉豫鎮東拱撰

謁廟文豫竒之深加賞識拱獻六箴齊國建累擢中書舍
人上初政錄十五篇一曰得民二曰命將三曰簡禮四曰
納諫五曰遠圖六曰治亂七曰舉賢八曰守令九曰延問
十曰畏慎十一曰節祥瑞十二曰戒雷同十三曰用人十
四曰御將十五曰御軍豫納其說而不能盡用也久之權
尚書右丞進左丞兼門下侍郎豫以什一稅民名為古法
其實哀歛而刑法嚴急吏寅緣為暴民久罹兵革益窮困
陷罪者衆境內苦之右丞相張孝純及拱兄侍郎巽極言
其弊請仍因履畝之法豫不從巽坐貶官自是無復敢言
者拱曰吾言之則為黨兄不言則百姓困弊吾執政也寧

爲百姓言之乃上疏其大略以爲國家懲亡宋重歛弊付一稅民本務優恤官吏奉行太急驅民犯禁非長久計也豫雖未即從而亦不加譴拱令刑部條上諸路以稅抵罪者凡千餘人豫見其多乃更爲五等税法民猶以爲重也齊廢梁王宗弼領行臺省事拱爲官屬宗弼訪求百姓利病拱以減稅爲請宗弼從之減舊三分之一民始蘇息拱慎許可而推轂士李南張輔劉長言皆拱薦也長言自汝州郟城酒監擢省郎人不知其所以進拱亦不自言也以久病乞近郡除淄州刺史皇統四年以疾求退以通議大夫致仕齋居讀書罕對妻子世宗在濟南聞其名大定初

拱上封事七年召赴闕以除太常卿議郊祀或有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並守山列爲五岳今旣都燕當別議五岳名寺僚取嵩高疏周都豐鎬以吳嶽爲西岳拱以爲非是議略曰軒轅居上公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岳祀也後遂不改拱嘗言禮官當守禮法官當守法若漢張釋之可謂能守法矣故其議論確然不可移奪九年復致仕卒于家年七十四張用直臨潢人少以學行稱遼王宗幹聞之延置門下海陵與其兄充皆從之學天眷二年以教宗子賜進士及第除禮部郎中皇統四年爲宣徽判官歷橫海軍節度副使

改寧州刺史海陵即位召爲簽書徽政院事太常卿太子
詹事海陵嘗謂用直曰朕雖不能博通經史亦粗有所聞
皆卿平昔輔導之力太子方就學宜善道之朕父子並受
卿學亦儒者之榮也爲賀宋國正旦使卒于汴海陵深悼
惜之遣使迎護其喪官給道途費喪至親臨奠賜錢千萬
其養子始七歲特受武義將軍

劉樞字居中通州三河人少以良家子從軍屯河間同輩
皆騎射獨樞刻意經史登天眷二年進士調唐山主簿改
飛狐令蔚州刺史恃功貪汙無所顧忌屬邑皆厭苦之樞
一無所應乃摺以他事繫獄將致之死郡人有憐樞者道

樞脫走訴於朝會廉察使至守倅而下皆抵罪廢獨樞治
狀入優等躡遷奉直大夫張浩營建燕京宮室選樞分治
工役遷尚書刑部員外郎鞠治太原尹徒單阿里虎出反
狀旬日獄具轉工部郎中進本部侍郎正隆末從軍還自
江上大定初與左司郎中王蔚右司員外郎王全俱出補
外樞爲南京路轉運使事初世宗欲復用樞等御史臺奏
樞等在正隆時皆以巧進敗法蠹政人多怨嫉之上以樞
等頗幹濟猶用之戒之曰能悛心改過必加升擢不然則
斥汝等矣是時阿勒根彥忠爲南京都轉運使不閑吏事
故用樞以佐之遷山東路轉運使改中都路轉運使大定

四年卒于官

王儵字儵然涿州人也登皇統二年進士第由尚書省令史除同知霸州事累遷刑部員外郎坐請囑故人姦罪杖四十降授秦定軍節度副使四遷大興府治中授戶部侍郎世宗謂宰臣曰王儵前為外官聞有剛直名今聞專務出罪為陰德事多非理從輕又巧倖儵安若果剛直則當忘身以為國履正以無偏何必賣法以徼福耶尋命賑濟密雲等三十六縣猛安人戶冒請粟三萬餘石為尚書省奏奪官一階出為同知北京留守事上曰人多言王儵能官以朕觀之凡事不止日盡力直一老姦耳二十四年遷遼

東路轉運使歲餘改顯德軍節度使以前任轉運使拽辱倉使王祺致死追兩官解職勅杖七十降授鄭州防禦使章宗即位擢同知大興府事審錄官奏儵前任顯德潔廉剛直軍吏歛迹無訟獄遷禮部尚書兼大理卿使宋還會改葬太師廣平郡王徒單貞貞章宗母孝懿皇后父也帝欲用前代故事班劔鼓吹羽葆等儀衛宰臣以貞與弒熙宗誅死意難之於是詔下禮官議儵言晉葬丞相王道給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劔百人唐以來大駕鹵簿有班劔其王公以下鹵簿並無班劔兼羽葆非臣下所宜用國朝葬大臣亦無之上先知唐葬大臣李靖等皆用班劔羽葆

怒曰典故所無固可從然用之亦不過禮一日詔脩及諫
議大夫兼禮部侍郎張暉詣殿門諭之曰朝廷之事汝諫
官禮官即當辯析且小民言可採朕尚從之况卿等乎自
今議事毋但附合尚書省明昌二年改知大興府事時僧
徒多游貴戚門脩惡之乃禁僧午後不得出寺嘗一僧犯
禁皇姑大長公主為請脩曰奉主命即令出之立召僧杖
一百死京師肅然後坐故出人罪復削官解職明年特授
定海軍節度使諭旨曰卿賦性太剛率意行事乃自陷於
刑若殿年降叙念卿入仕又頗有執持故特起於罪謫之
中授以見職且彼歲歉民飢盜賊多須用舊人鎮撫庶得
安治勉盡乃心以圖後效未幾表乞致仕上曰脩能幹者
得力為多不許復中請從之泰和七年卒年七十五脩性
剛嚴臨事果決吏民憚其威雖豪右不敢犯承安間知大
興府事闕詔諭宰臣曰可選極有風力如王脩輩者用之
其為上所知如此

楊伯雄字希雲道定襄城人八世祖彥稠後唐清泰中為
定州兵馬使後隨晉主址還遂居臨潢父丘行太子左衛
率府率伯雄登皇統二年進士海陵留守中京丘行在墓
府伯雄來省視海陵見之深加器重父之調韓州軍事判
官有二盜詐稱賈販逆旅主人見欺至州署陳訴實欲劫

取伯雄伯雄心覺其詐執而詰之并獲其黨十餘人一郡
駭服遷應奉翰林文字是時海陵執政自以舊知伯雄屬
之使時時至其第伯雄諾之而不往他日海陵怪問之對
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麗奔走非素志也由是愈
厚待之海陵篡立數月遷右補闕改修起居注海陵銳於
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問曰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
貴靜海陵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猛安分屯邊戍前
夕之對豈指是為非靜邪對曰徙兵分屯使南北相維長
策也所謂靜者乃不擾之耳乙夜復問鬼神事伯雄進曰
漢文帝召見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頗

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
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不得已乃曰臣家
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荅曰汝置一
曆白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為也海陵為之
改容夏日海陵登瑞雲樓納涼命伯雄賦詩其卒章云六
月不知蒸鬱到清涼會與萬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右曰
伯雄出語不忘戒戒為人臣當如是矣再遷兵部員外郎
丁父憂起復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遷直學士再遷右諫
議大夫兼著作郎修起居注如故皇子慎思阿不覺伯雄
坐與同直者竊議被責語在海陵諸子傳海陵議征江南

伯雄奏晉武平吳皆命將帥何勞親總戎律不聽乃落起
居法不復召見大定初除大興少尹丁母憂顯宗為皇太
子遷東宮官屬張浩薦伯雄起復少詹事兄子蟠為左贊
皇聽諫從時論榮之集古太子賢不肖為書號瑤山往
之及進羽獵保成等箴皆見嘉納復為左諫議大夫
翰林直學士會太子詹事闕宰相復舉伯雄上曰伯雄不
可去朕左右而東宮亦須輔導遂以太子詹事兼諫議六
年上幸西京欲因往涼陞避暑伯雄率眾諫官入諫上曰
朕徐思之伯雄言之不已同列皆引退久之乃起是年至
涼陞徵巡果有踈虞上思伯雄之言及還遷禮部尚書謂

近臣曰研臣有幹局者衆矣如伯雄忠實皆莫及也上謂
伯雄曰龍逢比干皆以忠諫而死使遇明君豈有是哉伯
雄對曰魏徵願為良臣正謂遇明君耳因顧謂宰相曰書
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朕與卿等共治天下有事可否即
當面陳卿等致位卿相正行道揚名之時偷安自便徵倖
一時如後世何群臣皆稱萬歲十二年改沁南軍節度使
召為翰林學士承旨丞相石琚致仕上問誰可代卿者琚
對曰伯雄可時論以琚舉得其人復權詹事伯雄知無不
言匡救弘多後宮僚有詭隨者人必稱揚詹事以愧之除
定武軍節度使改平陽尹先是張浩治平陽有惠政及伯

雄為尹百姓稱之曰前有張後有楊徙河中尹卒年六十
五謚莊獻弟伯傑伯仁族兄伯淵

伯淵字宗之父丘文遼中書舍人伯淵早孤事母以孝聞
疎財好施喜收古書天會初以名家子補尚書省令史十
四年賜進士第歷吏禮二部主事御前承應文字秩滿除
同知永定軍節度使事召為司計郎中知平定軍用廉遷
平州路轉運使知泰安軍有惠政百姓刻石紀其事四遷
山東東路轉運使正隆末群盜蠡起州郡往往罹害獨濟
南賴伯淵保全大定三年致仕卒于家

蕭晉字真卿京兆咸陽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鎮戎州

判官涇陽令涇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舊例試補兩
月乃補用貢至數日執政以為能即用之擢監察御史提
刑司奏涇州有美政遷北京轉運副使親老歸養左丞董
師中右丞楊伯通薦其文學除翰林修撰上書論比年之
弊人才不以器識操履巧于案牘不涉吏議者為工用人
不務因才授官惟泥資敘名器不務慎與人多僥倖守令
不務才實民罹其害伏望擢真才以振澆俗核功能以理
職業慎名器以抑僥倖重守令以厚邦本然後政化可行
百事可舉矣詔詞臣作唐用董重質誅郭誼得失論貢為
第一賜重幣四端貢論時政五弊言路四難詞意切至改

治書侍御史丁父憂起復改右司員外郎尋轉郎中遷國子祭酒兼太常少卿與陳大任刊修遼史改刑部侍郎歷同知大興府事德州防禦使三遷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大安末改彰德軍節度使坐兵興不能守城亡失百姓降同知通遠軍節度使未幾改靜難軍節度使歷河東北路南京路轉運使御史中丞戶部尚書南京戒嚴坐乏軍儲詔釋不問興定元年致仕元光二年卒謚文簡貞好學讀書至老不倦有注史記一百卷

溫迪罕締達該習經史以女直字出身累官國史院編修官初丞相希尹制女直字設學校使訛离刺等教之其後

學者漸盛轉習經史故納合椿年紇石烈良弼皆由此致位宰相締達最號精深大定十二年詔締達所教生員習作詩策若有文采量才任使其自願從學者聽十三年設女直進士科是歲徒單鑑等二十七人登第十五年締達遷著作佐卽與編修官宗璧尚書省譯史阿魯吏部令史張克忠譯解經書累遷秘書丞十九年改左贊善以母老求養顯宗使內直丞六斤謂締達曰贊善初未除此官天子謂孤曰朕得一出倫之才學問該貫當令輔汝德義旣數日贊善除此官自謂親炙德義不勝其喜未可去也勿難于懷久之轉翰林侍制卒明昌五年贈翰林學士承旨

謚文成子二十章宗卽位以爲符寶典書累官左諫議大夫貞祐四年上疏畧曰今邊備未撤征調不休州縣長吏不知愛養其民督責徵科鞭笞逼迫急如星火文移重複不勝其弊宜敕有司務從簡易兵興以來忠臣烈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湮沒無聞者甚衆乞遣史官一員廣爲采訪以議褒嘉興定元年遷武勝州節度使改吏部尙書知開封府坐縱軍人家屬出城當杖詔解職四年復知開封府復坐以事囑警巡使完顏金僧奴降爲鄭州防禦使未幾復爲知開封府事

張翰字林卿忻州秀容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隰州軍

事判官有誣昆弟三人爲劫者翰微行廉得其狀白于州

釋之歷東勝義豐會川令補尙書省令史除戶部主事遷

監察御史丁母憂服闋調山東路鹽使丁父憂起復尙書

省都事戶部員外郎大安間平章政事獨吉思忠叅知政

事承裕行省翰充左右司郎中論議不相叶處置乖方翰

屢爭之不見省承裕就逮衛紹王知翰嘗有言召見撫慰

之改知登聞鼓院兼前職遷侍御史貞祐初爲翰林直學

士克元帥府經歷官中都戒嚴調度方殷改戶部侍郎宣

宗遷汴翰規措扈從糧草至真定上書言五事一曰強本
謂當哀兵徒徙豪民以實南京二曰足用謂當按蔡汴舊

渠以通漕運三曰防亂謂當就集義軍假之官印使相統
攝以安反側四曰省事謂縣邑不能自立者宜稍併之既
以省官且易於備盜五曰推恩謂當推恩以示天子所在
稱幸之意上略施行之翰雅有治劇才所至輒辦遷河平
軍節度使都水監提控軍馬使俄改戶部尚書是時初至
南京庶事草略翰經度區處皆有條理是歲卒謚達義
任天寵字清叔曹州定陶人也明昌二年進士調考城主
簿再遷威戎縣令縣故堡寨無文廟學舍天寵以廢署建
有兄弟訟田者天寵諭以理義委曲周至皆感泣而去調
秦定軍節度判官丁父憂服闋調崇義軍節度判官補尚

書省令史右三部檢法司正遷監察御史改右司都事遷
員外郎改左司諫轉左司郎中遷國子祭酒貞祐初轉祕
書監兼吏部侍郎改中都路都轉運使時京師戒嚴糧軍
艱阻天寵悉力營辦曲盡勞瘁出家貲以濟飢者全活甚
衆監察御史高夔劉元規舉天寵二十人公勤明敏有材
幹可安集百姓遷戶部尚書三年中都不守天寵繼走南
京中道遇兵死之謚純肅

贊曰程寀任能祥遼之進士孔璠范拱事宋寧齊太祖皆
見禮遇而金之文治日以盛矣張用直父子並列舊學劉
樞之練達王脩之彊敏於事楊伯雄之善諷諫工辭藻蕭

賁溫迪罕締達之文藝適時之數人者迭用於正隆大定
 明昌之間張翰任天寵之經理調度宣宗南遷猶賴其屬
 焉金源氏百餘年所以培植人才而獲其效者於斯可察
 見矣

列傳第四十三



